

日知錄

15
570
12



15
門 570
卷 12

日知錄集釋卷二十四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祖孫

自父而上之皆曰祖書微子之命曰乃祖成湯是也自子而下之皆曰孫詩閟宮之篇曰后稷之孫實維太王又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是也

高祖

漢儒以曾祖之父爲高祖考之於傳高祖者遠祖之名爾左傳昭公十七年鄭子來朝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則以始祖爲高祖書盤庚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康王之誥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則以受命之君

爲高祖

原注文武至康僅四世

左傳昭公十五年王謂籍談曰昔而

高祖孫伯鷹司晉之典籍則謂其九世爲高祖

原注十二年楚靈土謂右

尹子革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亦謂其始祖之昆弟

藝祖

書歸格于藝祖

孫氏曰按書之藝祖即禮記王制尚書大傳白虎通之祖禰也藝禰聲相近釋文云

藝魚世反馬王云禰也豈有歸格于祖而不及禰者乎當以馬王說爲長注以藝祖爲文祖不

詳其義人知宋人稱太祖爲藝祖不知前代亦皆稱其太祖爲藝祖唐元宗開元十一年幸并州作起義堂頌曰東西南北無思不服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實惟藝祖儲福之所致十三年封泰山其序曰惟我藝祖文考精爽在天此謂唐高祖張說作享太廟樂章曰肅肅藝祖滔滔濬源有

雄武劍作鎮金門元王貽緒后稷謀孫此謂高祖之高祖諱熙追尊宣皇帝者也後漢高祖乾祐元年改元制曰昔我藝祖神宗開基撫運以武功平禍亂以文德致昇平此謂前漢高祖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封混同江神冊文曰仰藝祖之開基佳江神之效靈此謂金太祖然則是歷代太祖之通稱也

唐武宗會昌三年討劉稹制曰頃者烈祖在藩先天啟聖是以元宗爲烈祖宋王曰封祀壇序烈祖造新邦臻大定經制而未遑神宗求至理致升平業成而中罷是以太祖爲烈祖太宗爲神宗亦古人之通稱也

爲唐神宗

呂氏讀詩記引李氏曰本神宗稱神宗則太宗不復稱神宗矣

原注唐元稹行裝度制曰佑我憲考今按魏泰東軒筆

錄稱太祖太宗
爲藝祖神宗

左傳哀二年衛太子禱曰曾孫蒯瞶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書文侯之命汝克昭乃顯祖烈祖顯祖皆謂其始封之君此古人之通稱

沖帝

幼主謂之沖帝水經注漢沖帝詔曰翟義作亂於東霍鴻負倚盤屋芒竹以孺子嬰爲沖帝

考

古人曰父曰考一也易曰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書大誥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康誥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酒誥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尹伯奇

履霜操曰考不明其心兮聽讒言自曲禮定爲生曰父死曰考之稱而爲人子者當有所諱矣

伯父叔父

古人於父之昆弟必稱伯父叔父未有但呼伯叔者若不
言父而但曰伯叔則是字之而已詩所謂叔兮伯兮
搗兮叔于田之類皆字也

今之天子稱親王爲叔祖曾叔祖甚非古義禮天子稱同
姓諸侯曰伯父叔父稱其先君亦曰伯父叔父左傳昭九
年景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伯父惠公十五年景王謂籍
談曰叔父唐叔皆稱其先君爲伯父叔父之證也故禮有

諸父無諸祖

原注宋時亦有皇叔祖之稱而無高曾見容齋四筆

族兄弟

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鄭康成謂九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及[元]孫之親左傳襄公十二年凡諸侯之喪同宗臨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注同族謂高祖以下是也故晉叔向言胙之宗十一族賈誼新書人有六親六親始曰父父有二子二子為昆弟昆弟又有子子從父而昆弟故為從父昆弟從父昆弟又有子子從祖而昆弟故為從祖昆弟從祖昆弟又有子子從曾祖而昆弟故為曾祖昆弟會祖昆弟又有子子為族兄弟備於六此之謂六親是同高祖之兄弟即為族族非疏遠之稱原注漢書張敞傳廣川王同族宗室劉調等同族言其與王近親顏氏家訓凡宗親世數有從父有從祖有族祖江南風

俗自茲以往皆云族人河北雖二三十世猶呼為從伯從叔梁武帝嘗問一中士人曰卿北人何故不知有族答云骨肉易疏不忍言族耳原注梁書夏侯惇傳宗人夏侯溢謂惇曰夏侯溢於卿疏近實答曰是臣從弟高祖知溢於實已疏乃曰卿倉人好不辨族從實對曰臣聞服屬易疏所以不當時雖為敏對於理未通忍言族

親戚

史記宋世家箕子者紂親戚也原注馬融王肅以為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為紂之庶兄路史謂但言親戚非諸父昆弟之稱非也原注曲禮兄弟也疏曰親指族內戚指族外古人稱其父子兄弟亦曰親戚韓詩外傳曾子曰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為孝此謂其父母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封建親戚以蕃屏周此謂其子弟昭公二十年

棠君尚謂其弟員曰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三國志張昭謂孫權曰况今姦宄競逐豺狼滿道乃欲哀親戚顧禮制此謂其父兄原注戰國策蘇秦曰富貴則親戚畏懼蓋指其妻嫂

哥

唐時人稱父為哥舊唐書王琚傳元宗泣曰四哥仁孝同氣惟有太平睿宗行四故也元宗子棣王剛傳惟三哥辨其罪元宗行三故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而稱之為四哥三哥亦可謂名之不正也已錢氏曰唐書云云然則唐時以哥為君父之稱矣稱氏曰攷古人稱哥原有數種漢武故事西王母授武帝五嶽真形圖帝拜受畢王母命侍者四非答哥哥此以之稱帝王者也唐元宗與寧王憲書稱大哥及同王真公主過大哥園池此稱其兄者也晉王存勗呼張承業為七哥三哥使孔謙兄事伶人景進呼進為八哥此亦稱兄長也王荆公謂勇曰大哥趙善湘語子范曰三哥甚有福三哥謂第三

子葵此父之稱子也蓋古人又以哥為郎君之稱雖宮闈之間亦然又宋欽宗臥太后車前曰傳語九哥九哥謂高宗則兄之稱弟也顧氏之議毋亦狂于矣中習俗而未考哥之有是異稱也楊氏曰北齊諸王稱母曰姊元宗與寧王憲書稱大哥原注又有同王真公主過大哥園池詩則唐時宮中稱父稱兄皆曰哥梁氏曰史記淮南王傳常謂上大兄子之謂也今人兄弟行次稱一為大則元宗稱寧王之例

妻子

今人謂妻為妻子此不典之言然亦有所自錢氏曰詩妻瑟韓非子鄭縣人卜子使其妻為袴其妻問曰今袴何如夫曰象吾故袴妻子因毀新令如故袴杜子美詩結髮為妻子席不煖君牀

稱某

經傳稱某有三義書金縢惟爾元孫某史文諱其君不敢名也

原注史記高祖紀高祖奉玉卮起為太上皇壽曰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與此同

春秋宣公

六年公羊傳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傳失其名也禮記

曲禮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儀禮士冠禮某有子

某論語某在斯某在斯通言之也

原注左傳襄公三十年書曰某人某人會工澶

淵此又是不

周人以諱事神牧誓之言今予發武成之言周王發生則

不諱也金縢之言惟爾元孫某追錄於武王既崩之後則

諱之矣故禮卒哭乃諱

互辭

易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言父又言考書予恐來世以台

為口實言予又言台汝猷黜乃心言汝又言乃子念我先

神后之勞爾先言予又言我越予冲人不叩自恤言予又

言叩詩豈不爾受既其女遷言爾又言女論語吾不欲人

之加諸我也孟子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言我又言吾左傳

爾用而先人之治命

原注今臨本脫而字依石經補

言爾又言而女畏而

宗室言女又言而史記張儀傳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

城言若言汝又言而詩王于出征以佐天子言王又言天

子乃命魯公俾侯于東言公又言侯穀梁傳言君之不取

為公也言君又言公

原注范甯解上言君下言公互辭

左傳以其子更公

女而嫁公子言公女又言公子史記齊世家子我盟諸田

於陳宗言田又言陳皆互辭也

豫名

詩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子初生而已名之為后稷也為韓
姑相攸女在室而已名之為韓姑也皆因其異日之名而
豫名之亦臨文之不得不然也楊氏曰其未崩薨而稱謚者與此一也

重言

古經亦有重言之者書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遑即
暇也詩無已太康已即太也既安且寧安即寧也既庶且
多庶即多也左傳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尚即猶也周
其有頌王亦克能修其職克即能也禮記人喜則斯陶則
即斯也

后

白虎通曰天子之配商之前皆稱妃周始立后

原注晉書后妃傳序

亦云爰自夏古是謂元妃降及中年乃稱王后

今考帝嚳曰妃帝舜三妃以至周

初太姜太任太妃邑姜皆無后名

原注以太妃為后妃乃後人之論

而詩

書所云后皆君也春秋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襄
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於是始稱后曲禮天子有后有
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又云天子之妃曰后而宣王
晏起姜后脫簪見於列女之傳此周人立后之據惟左傳
哀元年后緡方娠是夏時事疑此後人追稱之辭自春秋
以下之文則有以君為后者原注如秦姬大象及內則稱后王有以妃為
后者雜然於書傳矣

人君之號唐虞曰帝夏曰后商曰王然帝王天子所專后

則諸侯皆得稱之

原注周禮量人注后君也言君容王與諸侯易疏凡象稱先王者唯施於天子

稱后者兼諸侯

故書言肆覲東后羣后四朝禹乃會羣后誓于師

伊訓之祠先王侯甸羣后咸在周王大告武成亦曰嗚呼羣后而后夔后羿伯明后寒之稱皆見於傳征之篇亦稱允后康王作畢命曰三后協心同底于道穆王作呂刑曰乃命三后恤功于民然則禹之降帝而稱后是禹之謙禹之不矜也

諸侯謂之羣后故天子獨稱元后

漢時郡守之於吏民亦有君臣之分故有稱府主為后者漢武都太守李翁西狹頌云赫赫明后柔嘉維則桂陽太守周憬銘云懿賢后兮發聖英晉應詹為南平太守百姓

歌之曰僥倖之運賴茲應后蘭亭宴集有郡功曹魏滂詩云明后欣時豐駕言映清瀾

王

三王之名自後人追稱之而禹之為王未嘗見於書也甘誓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允征允后承王命徂征而夏小正言十有一月王狩夏之王見於書者始此然無稱禹為王者經傳之文凡言夏必曰夏后氏

原注唐沈既濟議云夏殷二代為帝者三十世矣而周人通名之曰王恐亦未然書多土自成湯至于帝乙而左傳虞人之箴曰在帝夷羿罔君人者之通稱矣

周人之追王止於太王而組紺已上至后稷則謂之先公詩禴祠烝嘗于公先王是也通言之則亦可稱之為王書

武成惟先王建邦啟土周語太子晉諫靈王自后稷之始
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是也錢氏

曰祭公諫穆王昔我先王世后稷

王而尊之曰帝黃歇上秦昭王書先帝文王武王王之身

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是也原注史記秦本紀昭王十九年

王為西帝已而復去之文王武王獨稱先帝者曲禮曰措之廟立之主曰帝王而等之曰諸侯

漢王告諸侯曰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是也楊氏曰等

之非也蓋云諸侯諸王也不先王取便文有公不言而王言之王貴也春秋之吳楚則以子通于諸侯

君

古時有人臣而隆其稱曰君者周公若曰君奭是也篇中

言君奭者四但言君者六而成王之書王若曰君陳穆王

之書王若曰嗚呼召牙皆此例也猶漢時人主稱丞相為

君侯也原注漢書兒寬為御史大夫奉觴上壽制曰敬舉君之觴

君之觴周氏曰按丞相御史大夫官猶尊若嚴助為會稽太守武帝賜書曰禮記坊記云大夫不稱君恐民

君厭承明之虛亦稱君

之惑也故春秋傳中稱君者皆國君然亦有卿大夫而稱

為君者莊十一年楚鬬廉語屈瑕曰君次于郊郢以禦四

邑襄二十五年鄭子產對晉士莊伯曰成公播蕩又我之

白入君所知也原注文十年楚范巫裔似謂成王與子玉

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并二臣通謂之君

至家臣則直謂其主曰君昭十四年司徒老祁慮癸謂南

蒯曰羣臣不忘其君二十八年晉祁盈之臣曰懋使吾君

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為快哀十四年宋司馬命其徒攻桓

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是也原注猶鄭

伯有之臣稱儀禮喪服篇公士大夫之眾臣為其君布帶
繩屨傳曰君謂有地者也鄭氏曰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
地者皆曰君原注晉語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喪大記大夫君孔氏曰
大夫之臣稱大夫為君周禮調人注主大夫君也此則上
下之通稱不始於後代矣

人臣稱君自三代以前有之孟子象曰謨蓋都君閻氏曰按史記舜本紀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堯乃賜舜
絺衣與琴為築倉廩子牛羊是時舜已為諸侯故曰都君
非人臣也大抵上古時有德者民便往歸之
奉而為君以主一國觀泰伯之在荆蠻可見
漢書高帝紀爵或人君上所尊禮師古曰爵高有國邑者
則自君其人故曰人君也上謂天子

漢時曹掾皆稱其府主為君至蒼頭亦得稱其主人為君
後漢書李善傳君夫人善在此是也女亦得稱其父為君
漢書王章傳我君素剛先死者必我君是也婦亦得稱其
舅為君爾雅姑舅在則曰君舅君姑沒則曰先舅先姑淮
南子君公知其盜也逐而去之列女傳我無樊衛二姬之
行故君以責我是也

喪服妾為君鄭氏注曰妾謂夫為君者不得體之加尊之
也雖士亦然

主

春秋時稱卿大夫曰主原注周禮太宰九兩六曰主以利
得民注鄭司農云主謂公卿大夫
調人主友之讐注主大夫君也禮記禮運仕於公曰臣
仕於家曰僕方氏曰臣者對君之稱故仕於公曰臣而諸
侯稱君僕者對主之稱故仕於家曰僕而大夫稱主閻氏
曰按國語優施謂里克妻曰主孟昭我卿大夫之妻亦稱

主也戰國策又以主君稱諸侯秦策甘茂引樂羊曰主君之力魏策魯君擇言稱主君之尊蓋一指魏文侯一指魏也

惠王故齊侯唁昭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而南唐

降號江南國主亦以奉中國正朔自貶其號若劉元德帝

蜀諡昭烈葬惠陵初無貶絀末帝降魏封為安樂公自可

即以本封為號陳壽作三國志創立先主後主之名常據

蜀志因之原注三國志載鍾會檄蜀將士吏民稱昭烈為益州先主先主之名蓋始於此乃是魏人所稱

孫楚為石苞與孫皓書亦云吳之先主以晉承魏統義無兩帝今千載之後

而猶沿此稱殊為不當况改漢為蜀亦出壽筆原注黃氏曰抄曰蜀

者地名非國名也昭烈以漢名未嘗以蜀名也不特昭烈未嘗以蜀名雖孫氏之盟亦曰漢吳既盟同討魏賊是天

下未嘗以蜀名之名之者魏人也楊氏曰魏以蜀為漢則言不順故謂為蜀也當時魏已篡漢改

稱昭烈為蜀使不得附漢統異代文人不察史家阿枉之

故若杜甫詩中便稱蜀主殊非知人論世之學也昔劉知

幾論後漢書劉元列傳以為東觀秉筆容或諂於當時後

來所修理宜刊革今之君子既非曹氏司馬氏之臣不當

稱昭烈為先主矣原注綱目亦書帝禪為後主姚燾深以為非見元史傳

諸葛孔明書中亦多有稱先主者本當是先帝傳之中原

改為先主耳原注杜微傳載孔明書朝廷主公今年始十

八亦無稱朝廷為主公之理是後人所改主者次於君之號蘇林解漢書公主云婦人稱主引晉語

主孟昭我

陛下

賈誼新書天子卑號稱陛下蔡邕獨斷陛階也所由升堂

也天子必有近臣執兵陳於陛側以戒不虞謂之陛下者

羣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義也原注記曰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上書亦如之及羣

臣士庶相與言曰殿下閣下執事之屬皆此類也據此則陛下猶言執事後人相沿遂以為至尊之稱原注許善心以陳臣入隋

宇文述言其祭陳叔寶文稱陛下名問善心言陛下者本是不呼執事之人與尊號不同事乃得釋然後世非天子亦不敢用

足下

今人但見史記秦開樂數二世稱足下遂以為相輕之辭不知乃戰國時人主之稱也如蘇代遺燕昭王書樂毅報燕惠王書蘇厲與趙惠文王書皆稱足下又如蘇秦謂燕易王范雎見秦昭王蘇代謂齊潛王齊人謂齊潛王孟嘗

君舍人謂衛君張丐謂魯君趙郝對趙孝成王酈生說沛公張良獻項王亦皆稱足下漢書文帝紀丞相臣平太尉臣勃大將軍臣武御史大夫臣蒼宗正臣郢朱虛侯臣章東牟侯臣興居典客臣揭再拜言大王足下

宋書西南夷傳載諸國表文訶羅陀國稱聖王足下又稱天子足下阿羅單國稱大吉天子足下闍婆婆達國稱宋國大王大吉天子足下天竺迦毗黎國稱大王足下梁書諸夷傳表文盤盤國稱常勝天子足下干陁利國稱天子足下狼修牙國稱大吉天子足下婆利國稱聖王足下

閣下

趙璘因話錄曰古者三公開閣郡守比古之侯伯亦有閣

故世俗書題有閣下之稱原注漢書王尊傳直符史前輩

呼刺史太守亦曰節下與宰相大僚書往往稱執事言閣

下之執事人耳劉子元為史官與監修宰相書稱足下韓

文公與使主張僕射書稱執事即其例也若記室本繫王

侯賓佐之稱原注晉左思稱左記他人亦非所宜執事則

指其左右之人尊卑皆可通稱侍者則士庶可用之近日

官至使府御史及畿令悉呼閣下至於初命賓佐猶呼記

室今則一例閣下上下無別其執事纔施於舉人侍者止

行於釋子而已今之布衣相呼盡曰閣下雖出於浮薄相

戲亦是名分天壤矣原注彭乘墨

閣左達五右達五原注檀弓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

室左右各五諸侯于房蓋古人置此以度飲食之所即今

房中之板閣而後乃廣之為樓觀之通名如石渠天祿麒

麟之類原注三輔黃圖或以藏書或以繪像或以為登眺

游覽之所原注司馬相如上林賦閣者門旁小戶也原注

董賢傳與孔光竝為三公上故令賢私過光光警戒衣

冠出門待望見賢車迺入賢至中門光入閣既下車迺

出因設館於其旁即謂之閣漢書公孫宏傳開東閣以延

賢人師古曰閣者小門也東向開之原注古人坐避當庭

門而引賓客以別於掾史官屬如今官署角門旁有延賓

館是也原注朱雲傳薛宣謂雲曰且故蕭望之傳言自引

出閣而雋不疑傳暴勝之為直指使者不疑至門勝之開

閣延請是凡官府皆有閣不獨三公也韓延壽傳行縣至高陵入臥傳舍閉閣思過如今之閉角門不聽官屬入也

原注嚴延年傳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下朱博傳召見功曹閉閣數責此

又是閉角門不聽出也東晉太極殿有東西閣唐制倣之

以宣政為前殿紫宸為便殿前殿謂之正衙天子不御前

殿而御紫宸乃自正衙喚仗繇閣門而入百官候朝于衙

者因隨以入見謂之入閣原注唐六典宣政殿之左蓋中

門不啟而開角門也爾雅小閨謂之閣原注閨即門也故

謝眺詩既通金閨籍文翁傳諸生傳教令出入閨閣師

古曰閨閣內中小門也太史公報任少卿書身直為閨

閣之臣而室中之門亦或用此為稱原注後漢書曹大家傳

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是則二字之義本自不同漢舊儀曰丞

相聽事門曰黃閣不敢洞開朱門以別於人主故以黃塗

之謂之黃閣原注宋書百官志黃閣主簿省錄眾事鄧

琬傳太宗定亂進子勛車騎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諸佐吏竝喜造琬曰今代以文淵閣藏書而大學士

主之故謂之閣老蓋亦論經石渠校書天祿之遺意爾然

西京但有閣而未以為官曹之稱至後漢始謂之臺閣古

詩為焦仲卿作云汝是大家子仕宦於臺閣陳壽三國志

評曰魏世事統臺閣重內輕外故八座尚書即古六卿之

任也裴松之三國志注引魏略曰薛夏為祕書丞嘗以公

事移蘭臺蘭臺自以臺也而祕書署耳謂夏為不得移沈

已移抄本作儀推使當有坐者夏報之曰蘭臺為外臺祕書為內

閣臺閣一也何不相移之有蘭臺屈無以折自是之後遂

以為常

原注魏張閣字子臺

唐書職官志光宅元年九月改門下省

為鸞臺中書省為鳳閣

原注李肇國史補宰相呼為堂老兩省相呼為閣老杜子美奉贈

嚴八閣老詩云扈從登黃閣因學紀聞曰給事中屬門下

曹可接聯又將赴成都草堂途中寄嚴鄭公詩云生理祇

憑黃閣老此特借黃門為黃閣而亦本於漢人臺閣之稱

唐書楊綰傳故事然則今之內閣實本於此而非取三

舍人年久者為閣老公黃閣之義其言入閣辦事謂入此內閣爾而與唐之隨

仗入閣不相蒙也閣下之稱猶云臺下古今異名亦何妨

乎

管子曰黃帝得六相宋書百官志曰殷湯以伊尹為右相

仲虺為左相然其名不見於經惟書說命有爰立作相之

文而左傳定公元年薛宰言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禮記

月令命相布德和令注相謂三公相王之事也正義曰案

公羊隱五年傳曰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自陝而東者周

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是三公相王

之事也至六國時一人知事者特謂之相故史記稱穰侯

范雎蔡澤皆為秦相後又為丞相也

原注如魏文侯卜相于李克儲子為齊相

不必秦國有之史記秦武王二年初置丞相沈氏曰漢書

相國丞相皆秦官荀悅曰秦本次國命卿二人是以置左

右丞相無三公官杜氏通典曰黃帝六相堯十六相為之輔相不

必名官是則三代之時言相者皆非官名

原注相者在左右之人書曰

相被冕服憑玉几高宗立傳說為相而曰王置諸其左右亦此意也如孟子言舜相堯禹相

舜益相禹伊尹相湯周公相武王禮記明堂位周公相武

王之類耳左傳桓公二年太宰督遂相宋公莊公九年鮑叔言于齊侯曰管夷吾治于高僂使相可也昭公元年祁

午謂趙文子曰子相晉國按當時官名皆不謂之相原注荀子

言孫叔敖相楚傳止言為令尹淮南子言子產為鄭國相傳止言執政左傳羽父請殺桓公以求太宰史記則云

君以我為相梁氏曰翬欲求為太宰史公易稱相太宰元天官之長然宋太宰亞於司寇楚鄭太宰又非正卿則太

宰不定哀公十七年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是相矣

以伐陳又是相二官而非相楚王原注論語今由與求也相夫子是相季氏而非

相魯惟襄公二十五年崔杼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為左相

則似真以相名官者定公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孔丘相

杜氏解曰相會儀也如願為小相焉之相史記孔子世家

乃云孔子為大司寇攝相事是誤以攝相之相為相國之

相不知魯無相名有司寇而無大司寇也原注禮記正義引崔靈恩云諸

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寇兼士大夫之

有五大夫五大夫者司徒之下立一人小宰小司徒之

立二人小司寇小司寇也崔所知夫子為司寇者魯有孟

政又有臧氏為司寇故知孔子為司寇也按左傳隱二

年司寇無駭杜氏注魯司徒論語集注引此亦不覺其

為司寇亦小司寇也朱子論語集注引此亦不覺其

梁氏曰春秋侯國多不遵三卿之制即魯三家之外有東

門氏臧氏仲皆以世卿為司寇此豈猶是史云大司寇別

宣叔臧氏替而以孔子居之亦事理所有史云大司寇別

於小司寇之下大夫也毛氏經問謂夫子由小卿司寇進

大司寇良是又曰誤非始史公晏子春秋外篇孔子以卿

荀子宥坐篇孔子為魯攝相尹文子孔子為魯相王充遂

有孔子宥坐篇孔子為魯攝相尹文子孔子為魯相王充遂

余未敢以為然又韓子外史問答六力辨孔子以卿當國

將軍

春秋傳晉獻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是已
有將軍之文而未以為名也至昭公二十八年閻沒女寬
對魏獻子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正義曰此以魏子將
中軍故謂之將軍及六國以來遂以將軍為官名蓋其元
起於此公羊傳將軍子重諫曰穀梁傳使狐夜姑為將軍
孟子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墨子昔者晉有六將軍而智伯
莫為強焉莊子今將軍兼此三者原注盜淮南子趙文子
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其孰先亡張武為智伯謀曰晉六
將軍又曰魯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而國語亦曰鄭人
以詹伯為將軍又曰吳王夫差黃池之會十行一嬖大夫
十旌一將軍禮記檀弓衛將軍文子之喪史記司馬穰苴

傳景公以為將軍封禪書杜主者故周之右將軍越世家
范蠡稱上將軍魏世家令太子申為上將軍戰國策梁王
虛上位以故相為上將軍漢書百官表曰前後左右將軍
皆周末官通典曰自戰國置大將軍楚懷王與秦戰秦敗
楚虜其大將軍屈丐至漢則定以為官名矣成案衛將

相公

前代拜相者必封公故稱之曰相公錢氏曰西漢丞相封
者甚多曹操始以丞相封魏公相公若封王則稱相王
之稱自曹孟德始前此未有也
司馬文王進爵為王荀顛曰相王尊重是
也晉簡文帝及會稽王道子亦稱相王
丞相之號則有公而無相矣即初年之制亦不盡沿唐宋
有相而不公者胡惟庸是也有公而不相者常遇春之倫

是也封公拜相惟李善長徐達三百年來有此二相公耳
魏王粲從軍行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羽獵賦相公乃
乘輕軒駕四駱相公二字似始見此

司業

國子司業以爲生徒所執之業非也唐歸崇敬授國子司
業上言司業義在禮記樂正司業正長也言樂官之長司
主此業爾雅云大版謂之業按詩周頌設業設虞崇牙樹
羽則業是懸鍾磬之篋虞也今太學既不教樂於義無取
請改國子監爲辟雍祭酒爲太師氏司業一爲左師一爲
右師詔下尙書集百僚定議以聞議者重難改作其事不
行按靈臺之詩曰虞業維縱卽此業字傳曰業大版也所

以飾枸爲縣也捷業如鋸齒或白畫之爾雅大板謂之業

左氏昭九年傳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

禮記檀弓大功廢業竝謂此也原注宋徐爰誤解此義而曰大功廢業三年喪何容

讀懸者常防其墜故借爲敬謹之義書之兢兢業業詩之

赫赫業業有震且業是也原注爾雅業業危也凡人所執之事亦當

敬謹故借爲事業之義易傳之進德修業可大則賢人之

業盛德大業禮記之敬業樂羣是也然三代詩書之文竝

無此義而業廣惟勤一語乃出於梅賾所上之古文尙書

梁劉勰文心雕龍謂論語以前經無論字六韜三論後人

追題今周官篇有論道經邦之語蓋梅賾古文之書其時

未行然卽此二字原注業字論字亦足以察時世言語之不同矣

翰林

唐書職官志曰翰林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語備顧問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納諫爭而翰林院者待詔之所也原注

雍錄曰翰林院在大明宮右銀臺門內稍遠北有門榜曰翰林之門唐制乘輿所在必有文

辭經學之士下至卜醫伎術之流皆直於別院以備燕見

而文書詔令則中書舍人掌之太宗時名儒學士時時任

以草制然猶未有名號乾封以後始號北門學士元宗之

代張說陸堅張九齡徐安貞張洎等召入禁中謂之翰林

待詔掌中外表疏批答應和文章繼以詔敕文告悉繇中

書每多壅滯始選朝官有辭藝學識者入翰林供奉原注

無官而得入者然亦未定名制開元二十六年始改翰林

供奉為學士別置學士院專掌內命至德以後天下用兵

軍國多務深謀密詔皆從中出置學士六人內擇年深德

重者一人為承旨以獨當密命故也德宗好文尤難其選

貞元以後為學士承旨者多至宰相原注參取而其官不

見於唐六典蓋書成於張九齡其時尚未置也陸氏曰士

者入翰林不數年坐致館閣為儲相地當即以相業期之

入院之後宜講貫歷朝經制務為明體適用之學則得之

矣姚刑部曰翰林居天子左右為近臣則諫其失也宜先

于眾人御史有彈劾之責而兼諫爭翰林有制造文章之

事而兼諫爭彈劾制造文章所別也諫爭所同也其為言

官也奚異入而面爭于左右出而上書陳事其為諫也奚

異今獨謂御史為言官而翰林不當有諫書知其失

其一也徒以文字居翰林者是技而已且翰詹立班于科

道上謂其近臣也居近臣之班可知近臣之職乎明之

翰林皆知其職者諫爭之人接踵諫爭之辭連筴今之人

不以為其職或取其忠而議其言為

出位以盡職為出位孰肯為盡職者

舊書言翰林院有合練僧道卜祝術藝書奕各別院以廩

之原注職官志陸贄與吳通元有隙乃言承平時工藝書畫之

徒待詔翰林比無學士請罷其官原注通傳其見於史者天

寶初嵩山道士吳筠乾元中占星韓穎劉烜貞元末奕碁

王叔文侍書王伾元和末方士柳泌浮屠大通寶歷初善

奕王倚與唐觀道士孫準竝待詔翰林原注小說元宗時有翰林善圍碁者

薪王積又如黎幹雖官至京兆尹而其初亦以占星待詔翰

林而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丙午罷翰林醫工相工占星射

覆冗食者四十二人原注順宗紀寶歷二年十二月庚申省教

坊樂官翰林待詔伎術官并總監諸色職掌內冗員共一

千二百七十人原注文宗紀此可知翰林不皆文學之士矣趙

璘因話錄云文宗賜翰林學士章服續有待詔欲先賜本

司以名上上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且待別日原注雍錄曰漢吾臣

壽王以善格五召待詔坐法免上書願養馬黃門金日磾

與弟倫沒入官輸黃門養馬師古曰黃門之署職任親近

以供天子百物在焉故亦有畫工又武帝合黃門畫周公

負成王圖以賜霍光則是黃門之地凡善格五者能養馬

者能繪畫者皆得居之故知唐世雜藝之士供奉翰林者正用此例也

成化三年以明年上元張燈命翰林院詞臣撰詩詞編修

章懋黃仲昭檢討莊昶上疏言翰林之官以論思代言為

職雖曰供奉文字然鄙俚不經之詞豈宜進於君上固不

可曲引宋初蘇軾之教坊致語以自取侮慢不敬之罪臣

等又嘗伏讀宣宗皇帝御製翰林箴有曰啟沃之言惟

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今張燈之舉恐非堯舜之道

應制之詩恐非仁義之言臣等知陛下之心卽祖宗之心故不敢以是妄陳于上伏願采芻蕘之言於此等事一切禁止上怒命杖之謫懋臨武知縣仲昭湘潭知縣昶桂陽州判官各調外用已而諫官爲之申理乃改懋仲昭南京大理寺評事昶南京行人司司副自此翰林之官重矣

洗馬

越語句踐身親爲夫差前馬韓非子云爲吳王洗馬洗音銑淮南子云爲吳兵先馬走原注當作吳王荀子天子出門諸侯持輪挾輿先馬賈誼新書楚懷王無道而欲有霸王之號鑄金以象諸侯人君令大國之王編而先馬梁王御宋王驂乘滕薛衛中山之君隨而趨然則洗馬者馬前引導之

人也亦有稱馬洗者六韜賞及牛豎馬洗廩養之徒漢書百官表太子太傅少傅屬官有先馬張晏曰先馬員十六人秩比謁者先或作洗又考周禮齊右職云凡有牲事則前馬注王見牲則拱而式居馬前卻行備驚奔也又道右職云王式則下前馬是此官古有之矣莊子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張若謔朋前馬

比部

周禮小司徒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注大比謂使天下更簡閱民數及其財物也鄭司農云五家爲比故以此爲名今時八月案比是也莊子云禮法度數刑名比詳唐時刑部有刑比原注音毗都官司門四曹通典比部

郎中龍朔二年改爲司計大夫咸亨元年復舊天寶十一
載又改比部爲司計至德初復舊舊唐書職官志比部郎
中員外郎之職掌勾諸司百寮俸料公廨贖調斂徒役
課程逋懸數物周知內外之經費而總勾之楊炎傳初國
家舊制天下財賦皆納於左藏庫而太府四時以數聞尙
書比部覆其出入宋史職官志比部郎中員外郎掌勾覆
中外帳籍凡場務倉庫出納在官之物皆月計季考歲會
從所隸監司檢察以上比部至則審覆其多寡登耗之數
考其陷失而理其侵負山堂考索會計逋欠每三月一比
謂之比部故昔人有刑罰與賦斂相爲表裏之說今四曹
改爲十三司而財計之不關刑部久矣乃猶稱郎官爲比

部何邪

員外

員外之官本爲冗秩舊唐書李嶠傳嶠爲吏部時志欲曲
行私惠冀得復居相位奏置員外官數千人

原注猶近日天啟末之添

注京

以至官寮倍多府庫減耗事在中宗神龍二年

原注通鑑

大置員外官自京司及諸州凡二千餘人宦官超遷七品
以上員外官者又將千人冊府元龜李嶠韋嗣立同居
選部多引用權勢請置員外官一千餘員其員外官
悉恃形勢與正官爭事百司紛競至有相毆擊者又有

謂之員外置同正員者迨乎元宗猶不能盡革故肅宗乾
元二年九月詔曰應州縣見任員外官竝任其所適其中
有材識幹濟曾經任使州縣所資者亦聽量畱上州不得
過五人中州不得過四人下州不得過三人上縣已上不

得過一人今則副郎而取名員外於義何居孫氏曰副郎俗稱也不宜

浴用今六部員外郎不可省去郎字單稱員外蓋外郎無員而此則有員也當繇定制之初主

爵諸臣未考源流有乖名實子不云乎必也正名則斜封

墨敕之朝不可沿其遺號矣

主事

後漢光祿勳有南北盧主事主三署之事於諸郎之中察
茂材者為之然其職不過如掾史之等故范滂遷光祿主
事時陳蕃為光祿勳滂執公儀詣蕃蕃亦不止滂懷恨投
版棄官而去後因郭泰之言蕃乃謝之而張霸戴封戴就
公沙穆竝以孝廉為光祿主事其他府寺則不聞有此名
也宋書百官志中書通事舍人下云其下有主事本用武

官宋改用文吏至後魏則於尚書諸司置主事令史隋煬

帝去令史之名但曰主事唐時竝流外為之尚書省主事

六人從九品上門下省主事四人中書省主事四人竝從

八品下而劉祥道上疏言尚書省二十四司及門下省中

書都事主書主事等比來選補皆取舊任流外有刀筆之

人縱欲參用士流皆以儔類為恥前後相承遂成故事望

有釐革稍清其選事竟不行原注裴光庭傳任門下省主事閻麟之專主過官凡麟之

裁定光庭輒然可時語曰麟之口光庭手元載傳大歷

十二年三月庚辰上御延英殿命左金吾大將軍吳湊收

載及王縉于政事堂各畱繫本所并中書主事卓英倩李待榮及載男仲武季熊竝收禁宋史職官志

門下省吏四十有九錄事主事各三人令史六人書令史

十有八人守當官十有九人原注魏仁浦傳自樞密院小史遷兵房主事楊億傳時以

吏部銓主事前宜黃簿王太冲爲大理丞評事億是在前
以吏之賤不宜任清秩封還詔書未幾太冲補外
代皆掾史之任也明初設六部主事意亦倣此永樂十四
年永新伯許成以擅杖工部主事王景亮被勘

主簿

周禮司會注主計會之簿書疏云簿書者古有簡策以記
事若在君前以笏記事後代用簿簿今手版故云吏當持
簿簿則簿書也漢御史臺有此官御史大夫張忠署孫寶
爲主簿而魏晉以下則寺監以及州郡竝多有之杜氏通
典州佐條下云主簿一人錄門下眾事省署文書漢制也
歷代至隋皆有又引晉習鑿齒爲桓温荆州主簿親遇深
密時人語曰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在當時

爲要職

楊氏曰三十年看儒書云云即
温語非時人語也豈郊公誤耶

郎中待詔

北人謂醫生爲大夫南人謂之郎中鑄工爲待詔木工金
工石工之屬皆爲司務其名蓋起於宋時老學菴筆記北
人謂醫爲衙推原注舊唐書鄭注傳以藥術依李愬署爲
節度衙推北夢瑣言莊宗好俳優宮中暇
日自負著囊藥篋令繼炭破帽相隨以后父劉叟以醫卜
卜爲業后方晝寢繼炭造其臥內自稱劉衙推訪女
相爲巡官巡官唐五代郡僚之名或以其巡游賣術故有
此稱亦莫詳其所始也原注舊唐書音樂志隋末河內實
有人貌惡而嗜酒常自號郎中
錄洪武二十六年十二月丙戌命禮部申禁軍民人等不
得用太孫太師太保待詔大官郎中等字爲名稱

外郎

今人以吏員爲外郎按史記秦始皇紀近官三郎索隱曰
三郎謂中郎外郎散郎通典漢中郎將分掌三署郎有議
郎中郎侍郎郎中凡四等皆無員多至千人掌門戶出充
車騎其散郎謂之外郎今以之稱吏員乃世俗相褒之辭

門子

門子者守門之人舊唐書李德裕傳吐蕃潛將婦人嫁與
此州門子是也原注王智興爲徐州門子沈氏曰周禮左
傳國語所稱門子並卿大夫適子之稱與
後世門子絕異今之門子乃是南朝時所謂縣僮梁書沈瑀傳爲
餘姚令縣南有豪族數百家子弟縱橫遞相庇蔭厚自封
殖百姓甚患之瑀召其老者爲石頭倉監少者補縣僮唐
志二品以下有白直執衣皆中男爲之

快手

快手之名起自宋書王鎮惡傳東從舊將猶有六隊千餘
人西將及能細直吏快手復有二千餘人建平王景素傳
左右勇士數十人竝荆楚快手黃回傳募江西楚人得快
射手八百原注南史
作快手亦有稱精手者沈約自序收集得二
千精手南史齊高帝紀王蘊將數百精手帶甲赴粲原注
袁粲
梁書武帝紀航南大路悉配精手利器尙十餘萬人

火長

今人謂兵爲戶長亦曰火長崔豹古今注伍伯一伍之伯
也五人爲伍五長爲伯故稱伍伯一曰戶伯漢制兵五人
一戶竈置一伯故曰戶伯亦曰火伯以爲一竈之主也通

典五人爲列二列爲火五火爲隊唐書兵志五十人爲隊
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又云十人爲火五火爲團則直
謂之火矣宋書卜天與傳少爲隊將十人同火木蘭詩出
門看火伴柳子厚段太尉逸事狀叱左右皆解甲散還火
伍中或作夥誤

樓羅

唐書回紇傳加冊可汗爲登里頓咄登密施舍俱錄英義
建功毗伽可汗舍俱錄華言婁羅也蓋聰明才敏之意西
陽雜俎引梁元帝風人辭云城頭網雀樓羅人著南齊書
顧歡論云蹲夷之儀婁羅之辯北史王昕傳嘗有鮮卑聚
語崔昂戲問昕曰頗解此不昕曰樓羅樓羅實自難解時

唱染于似道我輩五代史劉銖傳諸君可謂樓羅兒矣

今本作樓羅 鶴林 宋史張思鈞起行伍征伐稍有功質

狀小而精悍太宗嘗稱其樓羅自是人目爲小樓羅焉

白衣

白衣者庶人之服然有以處士而稱之者風俗通舜禹本
以白衣砥行顯名升爲天子史記儒林傳公孫宏以春秋
白衣爲天子三公後漢書崔駰傳憲諫以爲不宜與白衣
會孔融傳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晉書閻纘傳薦白衣南
安朱冲可爲太孫師傅胡奮傳宣帝之伐遼東以白衣侍
從左右是也有以庶人在官而稱之者漢書兩龔傳聞之
白衣師古曰白衣給官府趨走賤人若今諸司亭長掌固

之屬蘇伯玉妻盤中詩吏人婦會夫希出門望見白衣謂當是而更非續晉陽秋陶潛九月九日無酒於宅邊菊叢中坐望見白衣人乃王宏送酒是也人主左右亦有白衣南史恩倖傳宋孝武選白衣左右百八十人魏書恩倖傳趙修給事東宮為白衣左右茹皓充高祖白衣左右

唐李泌在肅宗時不受官帝每與泌出軍人環指之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則天子前不禁白清波雜志言前此仕族子弟未受官者皆衣白今非跨馬及弔慰不敢用

白衣但官府之役耳若侍衛則不然史記趙世家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漢書谷永傳擢之卓衣之吏

詩麻衣如雪鄭氏曰麻衣深衣也古時未有棉布凡布皆麻為之記曰治其麻絲以為布帛是也原注杜子美詩麻鞋見天子則深衣亦用白

郎

郎者奴僕稱其主人之辭原注通鑑注門生家奴呼其主為郎今俗猶謂之郎主唐張易之昌宗有寵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晉卿等候其門庭爭執鞭轡呼易之為五郎昌宗為六郎鄭杲謂宋璟曰中丞奈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為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安祿山德李林甫呼十郎王繇謂王鉷為七郎李輔國用事中貴人不敢呼其官但呼五郎程元振軍中呼為十郎陳少游謁中官董秀稱七郎是也其名

起自秦漢郎官三國志周瑜至吳時年二十四吳中皆呼
爲周郎江表傳孫策年少雖有位號而士民皆呼爲孫郎
世說桓石虔小字鎮惡年十七八未被舉而僮隸已呼爲
鎮惡郎後周書獨孤信少年好自修飾服章有殊於眾軍
中呼爲獨孤郎隋書滕王瓚周世以貴公子又尙公主時
人號曰楊三郎温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時文武官人竝
未署置軍中呼太子秦王爲大郎二郎自唐以後僮僕稱
主人通謂之郎今則輿臺廝養無不稱之矣原注韋堅傳
三郎當殿坐
看唱得寶歌
宗行第三以天子
而謂之三郎亦唐人之輕薄也
又按北朝人子呼其父亦謂之郎北史節義傳李憲爲汲
固長育至十餘歲恒呼固夫婦爲郎婆

門生

後漢書賈逵傳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
是弟子與門生爲二歐陽公孔宙碑陰題名跋曰漢世公
卿多自教授聚徒常數百人其親受業者爲弟子轉相傳
授者爲門生今宙碑殘缺其姓名邑里僅可見者纔六十
二人其稱弟子者十人門生者四十三人故吏者八人故
民者一人愚謂漢人以受學者爲弟子其依附名勢者爲
門生鄧壽傳時大將軍竇憲以外戚之寵威傾天下憲常
使門生齎書詣壽有所請託楊彪傳黃門令王甫使門生
於京兆界辜權官財物七千餘萬憲外戚甫奄人也安得
有傳授之門生乎汝成案自門生之名冒弟子之實于是
贊執上官論丐國士以速援引用博聲

稱賄諂顯行名曰親厚纂述微聞誌云津逮曠廢職業恣為耀譎浮薄之風莫斯陋矣至于鄉里小兒略涉文翰便自立義諱云其師組綬下吏密通款曲偶值勢衰轉譏彼其援邴原以自解幸景桓之未錄首鼠兩端出處一轍恬不知怪抑又甚焉孔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昌黎云聖人無常師公卿文學可弗慎歟

南史所稱門生今之門下人也宋書徐湛之傳門生千餘

人皆三吳富人之子姿質端妍衣服鮮麗每出入行游塗

巷盈滿泥雨日悉以後車載之謝靈運傳奴僮既眾義故

門生數百南齊書劉懷珍傳懷珍北州舊姓門附殷積啟

上門生千人充宿衛孝武大驚其所執者奔走僕隸之

役晉書劉隗傳周高嫁女門生斷道斫傷二人建康左尉

赴變又被斫錢氏曰晉書周頤傳南史齊東昏侯紀丹陽尹王志被驅急狼狽步走唯將二門生自隨后妃傳門生

王清與墓工始下插劉瓛傳游詣故人惟一門生持胡牀

隨後是也其初至皆入錢為之宋書顏竣傳多假資禮解

為門生充朝滿野殆將干計梁書顧協傳有門生始來事

協知其廉潔不敢厚餽止送錢二千協怒杖之二十南史

姚察傳有門生送南布一端花練一疋察厲聲驅出是也

故南齊書謝超宗傳云白從王永先又云門生王永先謂

之白從以其異於在官之人原注陳書沈洙傳建康令沈孝軌門生陳三兒牒稱主人

翁顏氏家訓亦以門生僮僕並稱而宋書顧琛傳尚書寺門有制八座以

下門生隨入者各有差不得雜以人士其冗賤可知矣錢氏

曰琛以宗人碩頭寄尚書張茂度門名與碩頭同席坐坐遣出免中正梁傳昭不蓄私門生

蓋所以矯時人之弊乎趙氏曰觀六朝所稱門生不過如儼從之類非受業弟子也然富人

子弟多有為之者蓋其時仕宦皆世族而寒人則無進身之路惟此可以年資得官故不惜身為賤役且有出財賄以爲之者陸慧曉爲吏部尚書王晏典選內外要職多用兩門生王琨爲吏部自公卿下至士大夫夫例用兩門生可知門生有可入仕之路亦不得謂非在官人也

守門之人亦有稱門人者春秋襄公二十九年闔弒吳子餘祭公羊傳闔者何門人也韓非子門人捐水而夷射誅

府君

府君者漢時太守之稱三國志孫堅襲荊州刺史王叡叡見堅驚曰兵自求賞孫府君何以在其中孫策進軍豫章華歆爲太守葛巾迎策策謂歆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

歸錢氏曰漢時郡國守相稱府君亦稱明府官人

南人稱士人爲官人昌黎集王適墓誌銘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儿子是唐時有官者方得稱官人也杜子美逢唐興劉主簿詩劍外官人冷

明制郡王府自鎮國將軍而下稱呼止曰官人

對人稱臣

漢初人對人多稱臣乃戰國之餘習原注刺客傳聶政稱臣嚴仲子亦稱臣

史記高祖紀呂公曰臣少好相人張晏曰古人相與言多

自稱臣猶今人相與言自稱僕也原注西都賦李周翰注臣者男子之賤稱古人

謙退皆稱之至天下已定則稍有差等而臣之稱惟施之諸侯

王故韓信過樊將軍噲趨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

臨臣原注陳平周勃對王陵亦曰臣不如君至文景以後則此風漸衰而賈

誼新書有尊天子避嫌疑不敢稱臣之說王子侯表有利
侯釘坐遣淮南王書稱臣棄市功臣侯表安平侯鄂但坐

梁氏曰此
侯罪狀史

與淮南王女陵通遣淮南王書稱臣盡力棄市
漢表皆同中間有脫文必不因稱臣弃市也况淮南
王爲釘之從祖尊卑既別名位亦殊其稱臣何罪平棘
侯薛穰坐受淮南王賂稱臣在赦前免原注免皆在元狩

元年而嚴助傳天子令助論意淮南王一則曰臣助再則

曰臣助史因而書之未嘗以爲罪則知釘等三人所坐者

交通之罪而自此以後廷臣之於諸侯王遂不復有稱臣

者爾原注晉時有自稱民者世說陸
大尉對王丞相曰公長民短然王官之於國君屬

吏之於府主其稱臣如故宋書孝武孝建元年十月己未

大司馬江夏王義恭等奏郡縣內史及封內官長於其封

君既非在三罷官則不復追敬不合稱臣詔可齊梁以後

王官仍復稱臣原注隋書百官志諸王公侯國
官皆稱臣上於天朝皆稱陪臣而屬吏則

不復稱矣

諸侯王有自稱臣者齊哀王遣諸侯王書曰惠帝使留侯

張良立臣爲齊王是也天子有自稱臣者高祖奉玉卮起

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景帝對

竇太后言始南皮章武侯先帝不侯及臣卽位乃侯之是

也

先卿

稱其臣爲卿則亦可稱其臣之父爲先卿宋史理宗紀工

部侍郎朱在進對奏人主學問之要上曰先卿中庸序言

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同時此如商書之言先正保衡蓋尊禮之辭也

先妾

人臣對君稱父為先臣則亦可稱母為先妾左傳晏嬰辭齊景公曰君之先臣容焉戰國策匡章對齊威王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陳沈炯表言臣母妾劉年八十有一臣叔母妾丘七十有五

稱臣下為父母

父母二字乃高年之稱漢文帝問馮唐曰父老何自為郎是稱其臣為父也原注史記文帝又問則曰父知之乎是常時面言如此漢書以人主嫌於稱父乃添一字曰父老知之乎失之矣趙王謂趙括母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是

稱其臣之母為母也

人臣稱人君

楊氏曰前有人臣稱君一條宜并入

人臣有稱人君者漢書高帝詔曰爵或人君上所尊禮師古曰爵高有國邑者則自君其人故云或人君也郡縣初立亦有君臣之分故尉繚說秦王曰以秦之強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水經注引黃義仲十三州記曰郡之言君也改公侯之封而言君者至尊也今郡字君在其左邑在其右君為元首邑以載民故取名於君謂之郡

上下通稱

漢書霍光傳鴟數鳴殿前樹上師古曰古者室屋高大則通呼為殿耳非止天子宮中黃霸傳丞相請與中二千石

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為民興利除害者為一輩
先上殿師古曰殿丞相所坐屋也董賢傳為賢起大第北
闕下重殿洞開後漢書蔡茂傳夢坐大殿原注注屋之大者古通呼為殿也
也三國志張遼傳為起第舍又特為遼母作殿左思魏都
賦都護之堂殿居綺窗是人臣亦得稱殿也鮑宣傳為豫
州牧行部乘傳去法駕駕一馬是人臣亦得稱法駕也舊
唐書吳元濟傳詔以裴度為彰義軍節度使兼申光蔡四
面行營招撫使以鄆城為行在蔡州為節度所是人臣亦
得稱行在也

漢人有以郡守之尊稱為本朝者司隸從事郭究碑云本
朝察孝貢器帝庭豫州從事尹宙碑云綱紀本朝是也原注

三國志孫皓傳注郡疇為會稽郡功曹自言位極朝右晉
盧諶贈劉琨詩謬其疲隸授之朝右李善注朝右謂別駕
也亦謂之郡朝後漢書劉寵傳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是

也亦謂之府朝晉書劉琨傳造府朝建市獄是也原注時

州刺史胡三省通鑑注晉宋之間郡曰郡朝府曰府朝
藩王曰藩朝宋武帝為宋王齊高帝為齊王時曰霸朝

亦有以縣令而稱朝晉潘岳為長安令其作西征賦曰勵
疲鈍以臨朝是也

漢丹陽太守郭旻碑有曰君之弟故太尉薨歸葬舊陵歐
陽永叔以人臣為疑蓋徒見唐盧粲駁武承訓造陵之奏
以為陵之稱謂施於尊極不屬王公已下原注舊唐書德肇傳此自
南北朝已後然爾按水經注言秦名天子冢曰山漢曰陵
又引風俗通言王公墳壠稱陵書中有子夏陵老子陵及

諸王公妃之陵甚多後漢書明章二帝紀言祠東海恭王

陵定陶太后恭王陵東平憲王陵沛獻王陵西京雜記董

仲舒之墓稱下馬陵原注李肇國史補武帝幸宜春苑每至此陵下馬時謂之下馬陵歲遠訛

為蝦蟇陵也白樂天琵琶行家在蝦蟇陵下住曹公祭橋元文北望貴土乃心陵

墓三國志注陳思王上書言陛下既爵臣百寮之右居藩

國之任屋名為宮家名為陵則人臣而稱陵古多有之不

以為異也居東萊大事記墓之稱陵古無貴賤之別國語

管仲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為之終是凡民之墓亦得

稱陵

人臣稱鹵簿石林燕語曰鹵簿之名始見於蔡邕獨斷唐

人謂鹵櫓也甲楯之別名凡兵衛以甲楯居外為前導捍

蔽其先後皆著之簿籍故曰鹵簿因舉南朝御史中丞建

康令皆有鹵簿為君臣通稱原注杜氏通典有羣官鹵簿南史顏延之傳嘗乘羸牛

車逢子竣鹵簿王僧孺幼隨其村至市遇中丞鹵簿驅迫溝中

今人以皇族稱為宗室考之於古不盡然凡人之同宗者

即相謂曰宗室左傳昭六年宋華亥讒華合比而去之左

師曰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魏書胡叟傳叟與始昌雖宗

室性氣殊詭不相附北齊書邢邵傳十歲便能屬文族兄

鬻有人倫鑒謂子弟曰宗室中有此兒非常人也張雕傳

胡人何洪珍大蒙主上親寵與張景仁結為婚媾雕以景

仁宗室自託於洪珍後周書裴俠傳讓九世伯祖貞侯傳

欲使後生奉而行之宗室中知名者咸付一通薛端傳為東

魏行臺薛循義所逼與宗室及家僮等走免杜叔毗傳兄
君錫及宗室等爲曹策所害徐陵集有在北齊與宗室書
顏氏家訓論孫楚王驃騎誄云奄忽登遐以爲非所宜言
然夏侯湛昆弟誥曰我王母薛妃登遐又曰蔡姬原注其
祖之繼
室登遐則晉人固嘗用之不以爲嫌也

人臣稱諒闇晉書山濤傳除太常卿遭母喪歸鄉里詔曰
山太常尙居諒闇

人臣稱大漸列子季梁得疾七日大漸齊王儉褚淵碑文
景命不永大漸彌留任昉竟陵王子良行狀大漸彌留話
言盈耳沈約安陸王緬碑文邁疾彌留歎焉大漸隋鷹揚
郎將義城子梁羅墓誌大漸之期春秋六十有一唐王紹

宗爲其兄元宗臨終口授銘吾六兄同人見疾大漸惟幾
盧藏用蘇許公瓌神道碑文大漸之始遺令遵行

書武成垂拱而天下治記玉藻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
頤霽垂拱是垂拱之云上下得同之也

人臣稱萬歲

後漢書韓棱傳實憲有功還尙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
歲棱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黷禮無人臣稱萬歲之
制議者皆慙而止然考之戰國策言馮煖爲孟嘗君以責
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原注史記但云
坐者皆起再拜馬援傳言援
擊牛醢酒勞饗軍士吏士皆伏稱萬歲馮魴傳言責讓賊
延褒等令各反農桑皆稱萬歲吳良傳注引東觀記歲旦

郡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掾史皆稱萬歲則亦當時人慶
幸之通稱而李固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遂為梁冀所
忌而卒以殺之亦可見其為非常之辭矣沈氏曰元史刑
法志禁令篇云
諸民間祖宗神主
稱皇字者禁之

目知錄集釋卷二十四終

日知錄集釋卷二十五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重黎

左傳蔡墨對魏獻子言少昊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
熙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元冥顓頊氏有子曰
犁為祝融犁即黎字異文是重黎為二人一出於少昊一
出於顓頊而史記楚世家則曰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
昌意之子也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太史公自
序則曰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晉書
宣帝紀其先出自帝高陽之子重黎為夏官祝融宋書載
晉尙書令衛瓘尙書左僕射山濤右僕射魏舒尙書劉寔

司空張華等奏乃云大晉之德始自重黎實佐顓頊至於

夏商世序天地其在於周不失其緒似以重黎為一人不

容一代乃有兩祖亦昔人相沿之謬原注案續漢書天文

氏之後為太史合則已覺其謬矣志曰司馬遷以世黎

重此順非而曲為之說雷氏曰重與黎皆官名後乃謂之

義和國語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

屬民此重即少昊四叔中之重以句芒而兼天官者黎乃

蚩尤九黎之族以世職而為地官者或謂黎即吳回大謬

回乃顓帝之曾孫安有帝之初立即命其曾孫之理蓋高

者于鄒屠使為縉雲尤之族稱黎黃帝雖滅蚩尤仍遷其善

君也少昊之衰黎有亂德顓頊制之亦遷其善者使為北

正故曰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自後掌其職者皆襲

其號高辛之初二官失職帝以老童二子代之故山海經

曰老童生重及黎重即重氏黎即黎回也其初二職皆掌

于重後與回分掌之及其工作亂帝命重氏誅之不盡帝

乃以庚寅日誅重而以其弟吳回為之後由是重比之職

又并于黎而黎之德獨光融于天下焉蓋對少昊氏四叔

之重言之則老童之子通謂之黎對吳回之稱黎言之則

回之兄止謂之重無所對而其兼并二職言之則回與

其兄皆可謂之重黎也國語堯育重黎和是也義和本黃帝

復典之此重黎即謂吳回其後即義和是也義和本黃帝

時占日之官堯取于古官之名以名之使總理授時之事

又以其四子分掌四時此即國語所謂別其分主者揆之

于古亦猶少昊之世分至啓閉掌于四官而統于歷正故

學堯以後天事掌于一家就其屬而分言之則義仲義叔

巫咸

古之聖人或上而為君或下而為相其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固非後人之所能測也而傳者猥以一節概之黃帝古聖人也而後人以為醫師伯益古賢臣也而世有百蟲將軍之號以彼事蹟章章在經籍者且猶如此若乃堯之臣名羿而有窮之君亦名羿堯之典樂名夔而木石之怪亦為夔湯居亳而亳戎之國亦名湯夫苟以其名而疑之則道德之用微而謬悠之說作若巫咸者可異焉書君奭篇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於上帝巫咸又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原注孔安國傳賢咸子巫氏史記殷本紀帝祖乙立殷復興巫咸任職咸當為賢字之誤書序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伊陟贊於巫咸作咸又四篇孔安國傳曰巫咸臣名馬融曰

巫男巫也名咸殷之巫也孔穎達正義曰君奭傳曰巫氏也當以巫為氏名咸鄭元云巫咸謂之巫官按君奭咸子巫賢父子竝為大臣必不世作巫官故孔言巫氏是也則巫咸之為商賢相明矣史記正義謂巫咸及子賢冢皆在蘇州常熟縣西海隅山上蓋二子本吳人云越絕書云虞山者巫咸所出也是未可知而後之言天官者宗焉言卜筮者宗焉言巫鬼者宗焉言天官則史記天官書所云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者也言卜筮則呂氏春秋所謂巫彭作醫巫咸作筮者也原注周禮籒人九籒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比六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鄭元注此九巫皆當讀為筮字之誤也言巫鬼則莊子所云巫咸祀

曰來楚辭離騷所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精而要之史記

封禪書所云巫咸之興自此始原注索隱曰孔安國尚書

之興自此始則以巫咸為巫覡然楚辭亦以巫咸主神蓋

太史公以巫咸是殷臣以巫接神事大戊使禳桑穀之災

然故云許氏說文所云巫咸初作巫又其死而為神則秦詛

楚文所云不顯大神巫咸者也原注封禪書荆巫祀堂下

曰巫先謂古巫之先有而又或以巫咸為黃帝時人歸藏

言黃神將戰筮於巫咸是也以為帝堯時人郭璞巫咸山

賦序原注地理志曰巫咸山在安邑縣東水經言巫咸以

鴻術為帝堯醫是也以為春秋時人莊子言鄭有神巫曰

季咸列子言神巫季咸自齊來處於鄭是也原注枚乘七

巫咸治外文選呂向注扁鵲巫咸皆鄭人按列子莊子皆

言鄭有神巫曰季咸而扁鵲則鄭人字形相混亦以為鄭

也至山海經海外西經言巫咸國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

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羣巫所從上下也原注注採大荒

西經言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豐沮玉門日月所入有靈山

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禮巫抵巫謝巫羅十巫

從此升降百藥爰在原注注羣巫上淮南子地形訓言軒

轅丘在西方巫咸在其北方則益荒誕不可稽而知古賢

之名為後人所假託者多矣

河伯

竹書帝芬十六年維伯用與河伯馮夷鬪帝泄十六年殷

侯微原注上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綿臣是河伯者

國居河上而命之為伯如文王之為西伯而馮夷者其名

爾楚辭九歌以河伯次東君之後則以河伯為神天問胡

羿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王逸章句以射為實以妻為夢

其解遠遊令海若舞馮夷則曰馮夷水仙人也是河伯馮

夷皆水神矣穆天子傳至於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

居原注注無夷馮夷也山海經云冰夷山海經中原注一作極之淵深三百仞

惟冰夷恆都焉冰夷人面乘兩龍郭璞注冰夷馮夷也即

河伯也原注郭璞江賦冰夷倚浪以傲睨莊子馮夷得之以遊大川司馬

彪注引清冷傳曰馮夷華陰潼鄉隄首里人也服八石得

道為水仙是為河伯是以馮夷死而為神其說怪矣龍魚

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以馮夷為河伯

之妻更怪楚辭九歌有河伯而馮夷屬海若之下亦若以

為兩人大抵所傳各異而謂河神有夫人者亦秦人以君

主妻河鄴巫為河伯娶婦之類耳原注淮南子馮夷大丙

能御陰陽者

魏書高句麗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為夫餘王妻朱蒙

自稱為河伯外孫則河伯又有女有外孫矣

真誥載有一人旦旦詣河邊拜河水如此十年河侯河伯

遂與相見予白璧十雙教以水行不溺法注曰河侯河伯

故當是兩神邪

湘君

楚辭湘君湘夫人亦謂湘水之神有后有夫人也初不言

舜之二妃原注王逸章句始以湘君為水神湘夫人為二妃記曰舜葬於蒼梧之

野蓋三妃未之從也

梁氏曰堯妻舜二女明載堯典檀弓何以有三妃歷攷漢書後漢書三國

志凡所稱引皆作二妃周禮天官目錄九嬪疏史五帝紀集解之類並引禮記作二妃則知三妃乃別本之譌而康成就文立義謂之三夫人孔疏引皇甫謐世紀以實之不可信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

女居之郭璞注曰天帝之二女而處江為神即列仙傳江

妃二女也九歌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而河圖玉版

曰湘夫人者帝堯女也秦始皇浮江至湘山逢大風而問

博士湘君何神博士曰聞之堯二女舜妃也死而葬此列

女傳曰二女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鄭司農亦以舜

妃為湘君說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二妃從之俱溺死於湘

江遂號為湘夫人按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江湘之

有夫人猶河雒之有虞妃也此之為靈與天地竝安得謂

之堯女且既謂之堯女安得復總云湘君哉何以攷之禮

記云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明二妃生不從征死不從葬且

傳曰生為上公死為貴神沈氏曰昭二十九年傳木禮五

作封為上公祀為貴神嶽比三公四瀆比諸侯今湘川不及四瀆無秩於命祀而

二女帝者之后配靈神祇無緣復下降小水而為夫人也

原其致謬之繇繇乎俱以帝女為名名實相亂莫矯其失

習非勝是終古不悟可悲矣此辨甚正又按遠遊之文上

曰二女御九招歌下曰湘靈鼓瑟是則二女與湘靈固判

然為二即屈子之作可證其非舜妃矣後之文人附會其

說以資諧諷其瀆神而慢聖也不亦甚乎

禹崩會稽故山有禹廟而水經注言廟有聖姑禮樂緯云

禹治水畢天賜神女聖姑夫舜之湘妃猶禹之聖姑也

甚矣人之好言色也太白星也而有妻甘氏星經曰太白

上公妻曰女媧女媧居南斗食厲天下祭之曰明星河伯

水神也而有妻龍魚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

名夷常儀古占月之官也而淮南子以為羿妻竊藥而奔

月名曰常娥霜露之所為雪水之所凝也而淮南子云青

女乃出以降霜雪原注高誘注天巫山神女宋玉之寓言

也而水經注以為天帝之季女名曰瑤姬原注李善高唐賦注引襄陽耆

舊傳曰赤帝女姚姬未行而卒葬於巫山之陽雒水宓妃陳思王之寄興也而如

淳以為伏羲氏之女原注漢書音義伏羲氏之女溺雒水為神崑山啓母天問

之雜說也後人附以少姨以為啓母之妹原注今少室山有阿姨神而

武后至封之為玉京太后金闕夫人青溪小姑為蔣子文

之第三妹則見於楊炯之碑原注楊炯少姨廟碑曰蔣侯三妹青溪之軌跡可尋并

州妬女為介子推之妹則見於李諶之詩原注見下小孤山之

訛為小姑也原注歐陽公歸田錄杜拾遺之訛為十姨也原注黃氏日鈔是

皆湘君夫人之類而九歌之篇遠遊之賦且為後世迷惑

男女瀆亂神人之祖也或曰易以坤為婦道而漢書有媼

神之文原注郊祀歌媼神蕃釐張晏曰媼者老母之稱坤為母故稱媼於是山川之主必

為婦人以象之非所以隆國典而昭民敬也已

金元好問承天鎮懸泉詩注曰平定土俗傳介子推被焚

其妹介山氏恥兄要君積薪自焚號曰妬女祠原注唐書高宗調露

元年九月幸并州道出妬女祠其碑大歷中判官李諶撰辭旨殊謬至有

元年九月幸并州道出妬女祠

百日積薪一日燒之之語鄉社至今以百五日積薪而焚之謂之祭妬女其詩有曰神祠水之澗儀衛盛官府頗怪祠前碑稽攷失莽鹵吾聞允格臺駘宣汾洮障大澤自是生有自來歸有所假而原注而即如字自經溝瀆便可尸祝之祀典紛紛果何取子胥鼓浪怒未洩精衛銜薪心獨苦楚臣百問天不酬肯以誕幻虛荒驚聳瞽自有宇宙有此水此水綿綿流萬古人言主者介山氏且道未有介山之前復誰主山溪地古自是有神物不假靈真誰敢侮稗官小說出閭巷社鼓村簫走翁媪當時大歷十才子爭遣李譔鑿陋語此是千古正論杜氏通典汾陰后土祠爲婦人塋像武太后時移河西梁山神塋像就祠中配焉開元十一年

有司遷梁山神像於祠外之別室夫以山川之神而人爲之配合其瀆亂不經尤甚矣

原注張南軒集言舜廟中有武后像即日投之江中

泰山頂碧霞元君宋真宗所封世人多以爲泰山之女後之文人知其說之不經而誤爲黃帝遣玉女之事以附會之不知當日所以褻封固真以爲泰山之女也今攷封號雖自宋時而泰山女之說則晉時已有之張華博物志文王以太公爲灌壇令期年風不鳴條文王夢見有一婦人當道而哭問其故曰我東海泰山神女嫁爲西海婦欲東歸灌壇令當吾道太公有德吾不敢以暴風疾雨過也文王夢覺明日召太公三日三夕果有疾風驟雨自西來也文王乃拜太公爲大司馬此一事也于寶搜神記後漢胡

母班嘗至泰山側爲泰山府君所召令致書於女壻河伯云至河中流扣舟呼青衣當自有取書者果得達復爲河伯致書府君此二事也原注魏書高句麗傳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孫列異傳記蔡支事又以天帝爲泰山神之外孫自漢以來不明乎天神地祇人鬼之別一以人道事之於是封嶽神爲王則立寢殿爲王夫人有夫人則有女而女有壻又有外孫矣唐宋之時但言靈應卽加封號不如今之君子必求其人以實之也

又攷泰山不惟有女亦又有兒魏書段承根傳父暉師事歐陽湯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泰山府君子奉敕遊學今將歸損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至常伯封侯言訖乘馬騰空而去集異記言貞元初李納病篤遣押衙王祐禱岱嶽遙見山上有四五人衣碧汗衫半臂路人止祐下車言此三郎子七郎子也文獻通攷後唐長興三年詔以泰山三郎爲威雄將軍宋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封禪畢親幸加封炳靈公夫封其子爲將軍爲公則封其女爲君正一時之事爾

又攷管子對桓公曰東海之子類於龜不知何語而房元齡注則以爲海神之子又元劉遵魯漢島記曰廟中神妃相傳爲東海廣德王第七女夫海有女則山亦有女曷足怪乎

共和

史記周本紀厲王出奔於彘厲王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周公召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二相乃共立太子靜為王以二相為共和非也汲冢紀年厲王十二年出奔彘十三年共伯和攝行天子事號曰共和

原注漢書古今人表有共伯和師古曰共國伯爵和其名二十六年王陟於彘周定公

名穆公立太子靖為王共伯和歸其國此即左氏王子朝所謂諸侯釋位以閒王政者也但其言共伯歸國者未合古者無天子之世朝觀訟獄必有所歸呂氏春秋言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周厲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請矣按此則天下朝乎共伯非共伯至周而攝行天子事也

曰蓋厲王流彘諸侯皆往宗共伯若霸主然時宣王尚幼不放出周召居守京師輔導太子及汾王沒而民厭亂太子年亦加長共伯乃率諸侯會二相而立之參核情實必是如此竊怪史公以其和紀年大違春秋天王出居公在乾侯之義遂使道遙共首之賢侯幾疑其與羿浞莽卓等豈不誣哉共伯不以有天下為

心而周公召公亦未嘗奉周之社稷而屬之他人故周人無易姓之嫌共伯無僭王之議莊子曰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

原注共首今之共山亦謂之共頭荀子武王伐紂至其頭而山隧呂氏春秋武王使召公就微子開於共蓋其秉道以終得全神養性之術者頭之下而與之盟

原注畢拱辰曰按金氏通鑑前編厲王三十七年出奔彘五十一一年崩於彘其紀年亦與竹書不合左傳鄭大叔出奔共注共國今汲郡共縣史記春申君傳通韓上黨於共甯使道安成出入賦之田敬仲完世家王建降秦秦遷之共餓死齊人歌之曰松邪柏邪住建共者

客邪漢書功臣表有共莊侯盧罷師唐書地理志衛州共
城縣武德元年置共州卽今衛輝府輝縣原注詩序柏舟
共姜自誓也衛
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
作是詩以絕之此別一共伯共者證也非共國之共也
今輝縣有共姜臺後人之附會也

介子推

介子推事見於左傳則曰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爲之田
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呂氏春秋則曰負釜蓋終身不
見二書去當時未遠爲得其實然之推亦未久而死故以
田祿其子爾史記之言稍異亦不過曰使人召之則亡聞
其入緜上山中於是環緜上之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
曰介山而已立枯之說始自屈原燔死之說始自莊子原

容齊三筆以爲始
自劉卽新序非也楚辭九章惜往日介子忠而立枯兮文

公寤而追求封介山而爲之禁兮報大德之優遊思久故
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莊子則曰介子推至忠也自割

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原

盜跖篇 東方朔七諫內古傳長安士伍尊書劉向說苑
新序因之 水經注引王肅喪服要記桂樹之問亦辨以

爲於是瑰奇之行彰而廉靖之心沒矣今當以左氏爲據
割股燔山理之所無皆不可信

魏武帝令曰聞太原上黨西河雁門冬至後百五日皆絕
火寒食云爲介子推且北方沍寒之地老少羸弱將有不
堪之患令到人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長半歲刑主吏百日
刑令長奪一月俸後魏高祖太和二十年二月癸丑詔介

山之邑聽為寒食自餘禁斷

册府元龜龍星木之精也春見東方心為火之盛故為之禁火俗傳介子推以此日被焚禁火

路史燧人改火論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是必然之理也

昔者燧人氏作觀乾象察辰心而出火作鑽燧別五木以

改火豈惟惠民哉以順天也原注四時五變榆柳青故春取之棗杏赤故夏取之桑柘

黃故季夏取之柞櫟白故秋取之槐檀黑故冬取之皆因其性故可救時疾予嘗攷之心者天

之大火而辰戌者火之二墓是以季春心昏見於辰而出

火季秋心昏見於戌而納之卯為心之明堂至是而火大

壯是以仲春禁火戒其盛也周官每歲仲春命司烜氏以

木鐸修火禁於國中為季春將出火而司燿掌行火之政

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火季秋內火民咸從之

時則施火令凡國失火野焚萊則隨之以刑罰夫然故天

地順而四時成氣不愆伏國無疵癘而民以寧鄭以三月

鑄刑書而士文伯以為必災六月而鄭火蓋火未出而作

火宜不免也今之所謂寒食一百五者熟食斷煙謂之龍

忌蓋本乎此原注司烜仲春以木鐸修火禁因火出而警之仲秋火人則不警宮正春秋以木鐸修火

禁宮禁尚嚴也而周舉之書魏武之令與夫汝南先賢傳陸翽鄴

中記等皆以為為介子推謂子推以三月三日燔死而後

世為之禁火吁何妄邪是何異於言子胥溺死而海神為

之朝夕者乎原注子初賦潮知此妄說而或者謂昔人言潮無出子胥前者因為舉書朝宗之語而齊

景嘗欲遵海觀朝舞矣且屈原云聽潮水之相擊而易亦有行險不失信之言自有天地即有此潮豈必見紙上而

後信哉子胥漂於吳江適有祠廟當潮頭不知丹徒南恩等朝且復為誰潮邪子觀左氏史遷之

書曷嘗有子推被焚之事況以清明寒食初靡定日而琴

操所記子推之死乃五月五非三日也源注古人以三月

前三日寒食初無定日後世既已一月之而又指為三月之

不樂舉火然則介子又將以冬中亡矣非可信也夫火神物也其功用亦大矣昔

隋王劭嘗以先王有鑽燧改火之義於是表請變火曰古

者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變則時疾必興聖人

作法豈徒然哉在晉時有人以雒陽火渡江世世事之相

續不滅火色變青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

視之果然車轆今温酒炙肉用石炭火木炭火竹火草火

麻荜火氣味各自不同以此推之薪火舊火理應有異伏

願遠遵先聖於五時取五木以變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

夫火惡陳薪惡勞晉代荀勗進飯亦知薪勞而隋文帝所

見江寧寺晉長明鐙亦復青而不熱傳記有以巴豆木人

爨者爰得洩利而糞臭之草炊者率致味惡然則火之不

改其不疾者鮮矣泌以是益知聖人之所以改火修火正

四時五變者豈故為是煩文害俗得已而不已哉源注東

于離妻李將河南火渡江云受於祖母王有遺書二十卷

臨終戒勿絕火遂常種之傳二百年火色如血謂之聖火

宋齊之間李姬年九十餘以火治病多愈姬死人為葬之

號聖火家每陰雨見火出家門今號其處為聖火巷金陵

故事云禪羅寺前直南小巷也傳不云乎違天必有大咎先漢武帝猶置

別火令丞典司燧事原注漢書大鴻臚有別火令丞後世乃廢之邪方石

勒之居艱也於是不禁寒食而建德殿震及端門襄國西

門甍起西河介山大如雞子平地三尺洿下丈餘人禽死以萬數千里摧折秋稼蕩然夫五行之變如是而不知者亦以為為之推也雖然魏晉之俗尤所重者辰為商星實祀大火而汾晉參墟參辰錯行不毗和所致

杞梁妻

春秋傳齊侯襲莒杞梁死焉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左氏之文不過如此而已檀弓則曰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孟子則曰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言哭者始自二書說苑則曰杞梁華舟進鬪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

城為之隴而隅為之崩列女傳則曰杞梁之妻無子內外

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道

路過者莫不為之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

梁氏曰趙注本

哭夫而城為之崩正義著其名為孟姜據列女傳云就夫

之屍于城下正義云向城而哭則城者莒城也左傳遇于

莒郊檀弓迎柩于路說苑問之而哭則城是齊

之城故崔豹古今注曰都城也似當依齊城解

言崩城者始自二書而列女傳上文亦載左氏之言夫既有先人之

敝廬何至枕屍城下且莊公既能遣弔豈至暴骨溝中崩

城之云未足為信且其崩者城耳未云長城長城築於威

王之時去莊公百有餘年

原注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十

年齊閔王築防以為長城按魏

惠王二十年乃齊威王

之二十七年非閔王

而齊之長城又非秦始皇所築之

長城也後人相傳乃謂秦築長城有范郎之妻孟姜送寒

衣至城下聞夫死一哭而長城爲之崩則又非杞梁妻事矣夫范郎者何人哉使秦時別有此事何其相類若此唐僧貫休乃據以作詩云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嗚嗚則竟以杞梁爲秦時築城之人似并左傳孟子而未讀者矣

古詩誰能爲此曲無乃杞梁妻崔豹古今注樂府杞梁妻者杞殖妻妹朝日所作也殖戰死妻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人生之苦至矣乃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頽遂投水死其妹悲姊之貞操乃作歌名曰杞梁妻焉梁殖字也按此則又云杞之都城春秋杞成公遷於緣陵今昌樂縣文公又遷於淳于今安丘縣其時杞地當已入齊要之非秦之長城也

池魚

東魏杜弼檄梁文曰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後人每用此事清波雜志云不知所出以意推之當是城門失火以池水救之池竭而魚死也廣韻古有池仲魚者城門失火仲魚燒死故諺云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據此則池魚是人姓名原注風俗通已前此說按淮南子云楚王亡其猿而林木爲之殘宋君亡其珠池中魚爲之殫故澤失火而林憂則失火與池魚自是兩事後人誤合爲一耳攷池魚事本於呂氏春秋必已篇曰宋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亡王使人問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於是竭池而求

之無得魚死焉此言禍福之相及也此後人用池魚事之

祖原注祖君彥為李密檄文曰燕巢衛幕魚遊宋池

莊安

漢書五行志嚴公二十年師古曰嚴公謂莊公也避明帝

諱改曰嚴凡漢書載諡姓為嚴者皆類此則是嚴姓本當

作莊今攷史記有莊生莊賈莊豹原注傳莊烏莊忌莊助

莊青翟莊熊罷莊參莊躄莊芷原注淮南而獨有嚴君疾

原注樛里子傳秦封樛里子號為嚴君疾名也嚴仲子嚴安

鄧伯羔謂安自姓嚴原注胡身之通鑑嚴延年注曰此嚴非莊助之嚴自是一姓戰國時有濮

陽嚴仲子然漢書藝文志曰主父偃二十八篇徐樂一篇莊安

一篇是安本姓莊非嚴也嚴君平亦姓莊揚子法言蜀莊

沈冥是也嚴尤亦姓莊後漢書光武紀注引桓譚新論曰

莊尤字伯石避明帝諱改之又改莊周為嚴周漢書王貢

兩龔鮑傳老子嚴周敘傳貴老嚴之術改楚之莊生為嚴

先生古今人表嚴先生師古曰即殺陶朱公兒者也王褒

洞簫賦師襄嚴春不敢竄其巧李善注七略有莊春言琴

原注王莽傳有嚴嚴春非此漢書之稱莊安班氏所未及改也史記之

稱嚴安後人所追改也

藝文志常侍郎莊愨奇賦十一篇嚴助賦三十五篇師古

曰上言莊愨奇下言嚴助原注嚴助傳史駁文作嚴愨奇

李廣射石

今永平府盧龍縣南有李廣射虎石廣為右北平太守而

此地爲遼西郡之肥如其謬不辨自明水經注言右北平西北百三十里有無終城亦非也攻右北平郡前漢治平剛後漢治土垠酈氏所引魏氏土地記曰薊城東北三百里有右北平城此後漢所治之土垠而平剛則在盧龍塞之東北三四百里乃武帝時郡治李廣所守今之塞外其不在土垠明矣又攻西京雜記述此事則云獵於冥山之陽莊子言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司馬彪注冥山北海山名是廣之出獵乃冥山而非近郡之山也新序曰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關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却復射之矢摧無迹韓詩外傳張華博物志亦同是射石者又熊渠而非李廣也

原注呂氏春秋作養由基王充論衡同黃

氏日鈔曰此事每載不同要皆野人相承之妄言耳即使二事偶同而太史公所述本無其地今必欲指一卷之石以當之不已惑乎

後周書李遠傳嘗校獵於莎柵見石於叢薄中以爲伏兔射之鏃入寸餘就而視之乃石也太祖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雖熊渠之名不能獨羨其美李廣熊渠二事併用

大小山

王逸楚辭章句言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懷天下俊偉之士著作篇章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故或稱小山或稱大山

梁氏曰高誘淮南子序言安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伍被晉昌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著此書文選卷三十注引作蘇非李上陳由古字其義猶詩有小雅大雅也通用壽春八公山以八人得名

梁昭明太子十二月啓乃曰桂吐花於小山之上黎翻葉於大谷之中庾肩吾詩黎紅大谷晚桂白小山秋庾信枯樹賦小山則叢桂留人扶風則長松繫馬是以山爲山谷之山失其旨矣

梁書何允二兄求黠竝棲遯求先卒至是允又隱世號黠爲大山允爲小山

丁外人

丁外人非名言是蓋主之外夫也猶言齊悼惠王肥高帝外婦之子也原注史記齊悼惠王肥高祖長庶男也其母外婦也曰曹氏服虔曰外人主之所幸也然王子侯表有山原孝侯外人齊孝王五世孫乘丘侯外人中山靖王曾孫則是姓劉而名外人不知

何所取義

毛延壽

西京雜記曰元帝後宮旣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案圖召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獨王嬙不肯遂不得見匈奴入朝求美人爲闕氏於是上案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爲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閒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於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案其事畫工皆棄市籍其家貲皆巨萬畫工有杜陵毛延壽爲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竝工爲牛馬飛鳥眾勢人形好醜不逮延壽下杜陽望亦善畫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棄市京師畫工於是

差稀據此則畫工之圖後宮乃平日而非匈奴求美入時
且毛延壽特眾中之一人又其得罪以受賂而不獨以昭
君也後來詩人謂匈奴求美入乃使畫工圖形而又但指
毛延壽一人且沒其受賂事失之矣

名以同事而晦

呂氏春秋言秦穆公興師以襲鄭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
奚施將西市於周遽使奚施歸告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
牛勞師是奚施為弦高之友原注淮南子作蹇他而左氏傳不載淮
南子言荆軻西刺秦王高漸離宋意為擊筑而歌於易水
之上宋玉笛賦亦以荆卿宋意並稱原注水經注漸離擊筑宋如意和之
宋意為高漸離之侶而戰國策史記不載

戰國策東孟之會聶政陽堅刺相兼君注云堅政之副猶
秦武陽按聶政告嚴仲子曰其勢不可以多人未必有副
淮南子注秦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有長人見於臨洮
其高五丈足迹六尺放寫其形鑄金人以象之翁仲君何
是也今人但言翁仲不言君何

名以同事而章

孟子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攷之書曰啓呱呱而
泣子弗子此禹事也而稷亦因之以受名華周杞梁之妻
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攷之列女傳曰哭於城下七日而城
為之崩此杞梁妻事也而華周妻亦因之以受名原注左
獲杞梁不言獲華周楊氏曰說苑亦子政所誤則云兩人皆死

人以相類而誤

墨子文王舉閔天泰顛於罫網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於
傳未有此事必太公之誤也呂氏春秋箕子窮於商范蠡
流乎江范蠡未嘗流江必伍員之誤也史記孫叔敖三得
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孫叔敖未聞去相必令尹子文
之誤也淮南子吳起張儀車裂支解張儀未嘗車裂必蘇
秦之誤也易林貞良得願微子解囚微子未嘗被囚必箕
子之誤也晉潘岳太宰魯武公誅秦亡蹇叔春者不相蹇
叔之亡不見於書必百里奚之誤也原注呂氏春秋蹇叔
白乙丙也視孟明視也皆蹇叔
子也按孟明視百里奚之子後魏穆子容太公呂望碑
文大魏東苞碣石西跨流沙南極班超之柱北窮竇憲之

誌班超未嘗南征必馬援之誤也後周庾信擬詠懷詩麟

窮季氏罫虎振周王圈季氏未嘗獲麟必叔孫之誤也

晉書夏統傳子路見夏南憤恚而忼愾子路未嘗見夏南

蓋衛南子之誤

傳記不攷世代

張衡言春秋元命包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
時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以證圖讖為後人
偽作今按傳記之文若此者甚多管子稱三晉之君其時
未有三晉輕重篇稱魯梁秦趙其時未有梁趙稱代王其
時未有代王國語句踐之伯陳蔡之君皆入朝其時有蔡
無陳說苑句踐聘魏其時未有魏又言仲尼見梁君孟簡

子相梁其時未有梁魯亦無孟簡子又言韓武子出田樂
懷子止之韓氏無武子又言楚莊王以椒舉爲上客椒舉
事靈王非莊王呂氏春秋晉文公師咎犯隨會隨會不與
文公咎犯同時錢氏曰左傳舟之僑先歸
士會攝右正在晉文公時趙襄子攻翟一
朝而兩城下有憂色孔子賢之趙襄子爲晉卿時孔子已
卒顏闔見魯莊公顏闔穆公時人去莊公十一世史記孔
子世家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孔子時甯氏已滅扁鵲
傳號君出見扁鵲於中闕其時號亡已久龜策傳宋元王
宋有元公無元王莊子見魯哀公而其書有魏惠王趙文
王魯哀公去趙文王一百七十歲韓非子扁鵲見蔡桓侯
桓侯與魯桓公同時相去幾二百歲越絕書晉鄭王晉鄭

未嘗稱王又言孔子奉雅琴見越王越滅吳孔子已卒列
子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鹽鐵論季桓子聽政柳下惠
忽然不見又言臧文仲治魯勝其盜而自矜子貢非之平
仲去管子季桓子去柳下惠子貢去臧文仲各百餘歲韓
詩外傳孟嘗君請學於閔子閔子孟嘗君相去幾二百歲
冉有對魯哀公言姚賈監門子姚賈秦始皇時人相去二百
餘歲蜀氏曰老子楚苦縣人苦縣屬陳老子時地尙未爲
楚有梁氏曰老子之子宗爲魏將老子卒於敬王初
年而其子仕魏最少亦百
餘歲宗復如是長年乎

日知錄集釋卷二十五終

日知錄集釋卷二十六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史記通鑑兵事

秦楚之際兵所出入之塗曲折變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
掌以山川郡國不易明故曰東曰西曰南曰北一言之下
而形勢瞭然以關塞江河爲一方界限故於項羽則曰梁
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曰羽乃悉引兵渡河曰羽將諸侯
兵三十餘萬行畧地至河南曰羽渡淮曰羽遂引東欲渡
烏江於高帝則曰出成皋玉門北渡河曰引兵渡河復取
成皋蓋自古史書兵事地形之詳未有過此者太史公曾
中固有一天下大勢非後代書生之所能幾也

論語

司馬溫公通鑑承左氏而作其中所載兵法甚詳凡亡國之臣盜賊之佐苟有一策亦具錄之朱子綱目大半削去似未達溫公之意

史記于序事中寓論斷

古人作史有不待論斷而于序事之中即見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準書未載卜式語王翦傳未載客語荆軻傳未載魯句踐語鼂錯傳未載鄧公與景帝語武安侯田蚡傳未載武帝語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論斷法也後人知此法者鮮矣惟班孟堅間一有之如霍光傳載任宣與霍禹語見光多作威福黃霸傳載張敞奏見祥瑞多不以實迪傳皆褒獨此寓貶可謂得太史公之法者矣

沈氏曰格論未云近代鄭

端簡作名臣記于韓國公李善長傳未載虞部郎中王國用一疏其亦得太史公之法者歟

史記

史記秦始皇本紀末云宣公初志閏月然則宣公以前皆無閏每三十年多一年與諸國之史皆不合矣則秦之所用者何正邪

夏正

子長作史記在武帝太初中高祖功臣年表平陽侯下云元鼎三年今侯宗元年今侯者作史記時見為侯也下又云征和二年侯宗坐太子死國除則後人所續也卷中書征和者二後元者一惠景間侯者年表書征和者一後元者三建元以來侯者年表書征和者二漢興將相年表有天漢

梁氏曰漢興將相年表天漢以下皆後人所續以漢書校之大半乖迕如劉屈氂為澎侯而稱彭城侯王

曰卷二十六

二

◎ 紀事本末
◎ 金日受
◎ 後長倫
◎ 宋初一語
◎ 年身用錄
◎ 三朝北明
◎ 綱目系子
◎ 道德的
書 Kō HAN

周ノルル外以前
十三日

春王正月
一ハ周王ノ正
Aノ夏夏

章為安平侯而兩書平安侯韋元成嗣父為侯也而曰因
丞相封扶陽侯元帝永光二年馮奉世擊羌八月任于
秋別將並進乃此移奉世擊羌之月為千秋反遺卻太始
奉世主帥斯皆誤之大者其餘年月官職駁戾頗多太始
征和後元以至昭宣元成諸號歷書亦同梁氏曰史記訖
太初而高祖功
臣表與惠景侯表皆云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者蓋太
初之見侯稱今侯且不得以太初四年為限斷故不數之
與建元及王子二侯表以年號分紀者判然不同表中太
初元年盡後元二年十八十一字乃後人妄續當削之惠
景表有太初已楚元王世家書地節二年齊悼惠王世家
後四字亦衍文書建始三年者二曹相國世家書征和二年賈誼傳賈嘉
至孝昭時列為九卿田叔傳匈奴傳衛將軍傳未有戾太
子及巫蠱事司馬相如傳贊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
諷一皆後人所續也 河渠書東海引鉅定漢書溝洫志因
之東海疑是北海之誤按地理志齊郡縣十二其五曰鉅

定下云馬車瀆水首受鉅定東北至琅槐入海又千乘郡
博昌下云博水東北至鉅定入馬車瀆錢氏曰琅槐屬千
乘廣饒屬齊郡又
臨朐下云石膏山洋水所
出東北至廣饒入鉅定而孝武紀曰征和四年春正月
行幸東萊臨大海三月上耕於鉅定還幸泰山修封計其
道里亦當在齊去東海遠矣

凡世家多本之左氏傳其與傳不同者皆當以左氏為正
齊世家吾太公望子久矣梁氏曰孟子曰太公望則其名
望審矣史於世表作太公尚於
世家作呂尚以望為號未免乖反又曰太公組紺安得預
知呂尚而望之太公乃長老之稱莊子山木有太公任釋
文引晉李頤云太公大夫稱則此是妄為之說周之太王
或又以呂尚為太師三公故歟齊之太公吳之太伯有國之始祖謂之太祖其義一也
趙世家趙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此因左傳降於喪食

期一年
(通志)

左

之文而誤為之解本無其事

敬侯十一年魏韓趙其滅晉分其地成侯十六年與韓魏

分晉封晉君以端氏此文重出

田敬仲完世家敬仲之如齊以陳氏為田氏此亦太史公

之誤春秋傳未有稱田者至戰國時始為田耳楊氏曰說文田字解

田陳也蓋以音相近

仲尼弟子傳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按漢書注

公孫龍趙人為堅白異同之說者與平原君同時去夫子

近二百年殆非也且云少孔子五十三歲則當田常伐魯

之年僅十三四歲爾而曰子張子石請行豈甘羅外黃舍

人兒之比乎楊氏曰弟子傳亦多不可據

商君傳以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此必安邑字

誤其下文曰魏惠王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

遂去安邑徙都大梁乃是自安邑徙都之事耳安邑魏都

其王在焉豈得圍而便降秦本紀昭王二十一年魏獻安

邑若已降於五十年之前何煩再獻乎原注趙世家敬侯元年始都邯鄲成

侯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鄲亦有可疑

虞卿傳樓昌樓緩恐是一人虞卿進說亦是一事記者或

以為趙王不聽或以為聽之太史公兩收之而不覺其重

爾

燕王遺樂間書恐即樂毅事梁氏云史策書辭既殊而策復有留趙不報之言未可并

混為一而傳者誤以為其子然以二事相校在樂毅當日惠

端氏
地名

後金
清一上

詭辨說

○壯子天下出

○壯子困

王信讒易將不得不奔其後往來復通燕亦未失故君之禮若樂間不過以言之不聽而遂懟君絕君雖遺之書而不顧此小丈夫之悻悻者矣汝成案遺樂間書與遺樂殺書用意迥別其不報宜也屈原傳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似屈原放流於懷王之時又云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則實在頃襄之時矣放流一節當在此文之下太史公信筆書之失其次序爾沈氏曰此說誤隨何說英布當書九江王不當書淮南王歸漢之後始立為淮南王也蓋採之諸書其稱未一

淮陰侯傳先云范陽辯士蒯通後云齊人蒯通一傳互異韓王信說漢王語乃淮陰侯韓信語也以同姓名而誤

漢書

孝武紀天漢四年秋九月令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此等太始二年九月募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罪一等此一事而重見又同是九月

高帝功臣表十八侯位次一蕭何二曹參三張敖四周勃五樊噲六酈商七奚涓八夏侯嬰九灌嬰十傅寬十一靳歙十二王陵十三陳武十四王吸十五薛歐十六周昌十七丁復十八蟲達當時所上者戰功而張良陳平皆居中贊則蕭何第一樊噲第二張良第三周勃第四曹參第五

陳平第六張敖第七酈商第八灌嬰第九夏侯嬰第十傅
寬第十一靳歙第十二王陵第十三韓信第十四陳武第
十五蟲達第十六周昌第十七王吸第十八而無奚涓薛
歐丁復此後人論定非當日之功次矣且韓信已誅死安
得復在功臣之位卽此可知矣原注此位次高后二年所
定故凡已絕奪在前者皆
與不

史家之文多據原本或兩收而不覺其異或竝存而未及
歸一漢書王子侯表長沙頃王子高成節侯梁一卷中再
見一始元元年六月乙未封一元康元年正月癸卯封此
竝存未定當刪其一而誤留之者也地理志於宋地下云
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

也於魯地下又云東平須昌壽張皆在濟東屬魯非宋地
也當攷此竝存異說以備攷當小注於下而誤連書者也

原注史記田叔傳旣云司直田仁主閉守城門坐縱太子
下吏誅死而下又云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
死陘城今在中山國此亦古人附注備攷之文古人著
書有疑則闕之以待攷如越絕書記吳地傳曰湖王湖當
問之丹湖當問之是也梁氏曰案漢表梁王襄在位四十
年以天漢四年薨史不得稱諡必後人因增改梁孝王世家
而并改年表也楚元王傳劉德昭帝時爲宗正丞雜治劉

澤詔獄而子向傳則云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一傳
之中自爲乖異錢氏曰以年代推之德不得有治淮
南獄事又曰文可互見非乖舛也又其

更名向在成帝卽位之後而元帝初年卽曰徵堪向欲以
爲諫大夫此兩收而未對勘者也禮樂志上云孝惠二年
使樂府夏侯寬備其簫管下云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

通鑑
古代部
考

府武五子傳上云長安白亭東為戾后園下云後八歲封
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樂府之名蚤立於孝惠之世戾
園之日預見於八年之前此兩收而未貫通者也夫以二
劉之精核猶多不及舉正何怪乎後之讀書者愈鹵莽矣
原注後周書蠕蠕竝作茹茹
惟列傳二十五卷獨作蠕蠕
天文志魏地勢鱗參之分野也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
河內南有陳畱及汝南之召陵滎疆新汲西華長平潁川
之舞陽鄆許鄆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
也按左傳子產曰遷實沈於大夏主參故參為晉星然其
疆界亦當至河而止若志所列陳畱已下郡縣竝在河南
於春秋自屬陳鄭二國角亢氏之分也不當併入魏本都

安邑至惠王始徙大梁乃據後來之疆土割以相附豈不
謬哉

食貨志單穆公諫景王鑄大錢本之周語王弗聽卒鑄大
錢此廢輕作重不利於民之事班氏乃續之曰以勸農贍
不足百姓蒙利焉失其指矣

地理志丹陽下云楚之先熊繹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此
誤按史記楚世家成王封熊繹於楚居丹陽徐廣曰在南
郡枝江縣水經注曰丹陽城據山跨阜周八里二百八十
步東北兩面悉臨絕澗西帶亭下溪南枕大江嶮峭壁立
信天固也楚熊繹始封丹陽之所都也地理志以為吳子
之丹陽尋吳楚悠隔縹緲荆山無容遠在吳境非也原注
山海

周語
大錢

經丹山在丹陽南郭璞注今建平郡丹陽城神歸縣東七里

枚乘傳上云吳王不納乘等去而之梁下云枚乘復說吳王蓋吳王舉兵之時乘已家居而復與之書不然無緣復說也

杜周傳周為執金吾逐捕桑宏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按

百官表天漢三年二月執金吾杜周為御史大夫四年卒

而衛太子巫蠱事乃在征和二年周之卒已四年原注其時暴勝

之為御史大夫又十一年昭帝元鳳元年御史大夫桑宏羊坐燕

王旦事誅史家之謬如此錢氏曰史文但稱昆弟子當時大臣后族犯法者眾周能以法

繩之故武帝嘉其盡力無私非謂周所逐捕者即衛皇后桑大夫也孫氏曰所云逐捕者自指桑衛昆弟子犯法周能

不避權貴而逐捕之也本文並不云治桑衛獄無緣以此為班氏之謬也

王尊傳上行幸雍過號按今之鳳翔縣乃古雍城而號在

陝幸雍何得過號當是過美陽之誤原注美陽故城在今扶風縣北二十里

且上文固云自號令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矣

王商傳春申君獻有身妻而產懷王誤當是幽王

外戚傳徙共王母及丁姬歸定陶葬共王冢次按丁姬先

已葬定陶此及丁姬三字衍

漢書二志小字

漢書地理藝文二志小字皆孟堅本文其師古曰應劭曰

服虔曰之類乃顏氏注也近本漢書不刻注者誤以此為

顏氏注而并刪之

續漢郡國志云本志惟郡縣名為大書原注本志司馬彪所撰其山

川地名悉為細注今進為大字新注證發臣劉昭采集是則前書小字為孟堅本文猶後漢之細注也其師古等諸注猶後漢之新注也當時相傳之本混作一條未曾分別耳

漢書不如史記

班孟堅為書束於成格而不得變化且如史記淮陰侯傳未載蒯通事令人讀之感慨有餘味淮南王傳中伍被與王答問語情態橫出文亦工妙今悉刪之而以蒯伍合江充息夫躬為一傳蒯最冤伍次之二淮傳寥落不堪讀矣全氏曰蒯伍只合附見淮陰淮南傳中要之蒯生尚可伍則下矣江則更下矣息則無賴耳原不合作特傳錢氏曰不成語

荀悅漢紀

荀悅漢紀改紀表志傳為編年其敘事處索然無復意味間或首尾不備其小有不同皆以班書為長惟一二條可采者杜陵陳遂字長子上微時與遊戲博奕數負遂上即位稍見進用至太原太守乃賜遂璽書日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重可以償遂博負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遂乃上書謝恩曰事在元平元年赦前其見厚如此漢書以負遂為負進又曰可以償博進矣進乃悼皇考之名宣帝不應用之原注或曰進即費字財貨也史記呂不韋傳車乘進用不饒荀紀為長元康三年三月詔曰蓋聞象有罪而舜封之有庠骨肉之親放而不誅其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漢書作骨肉之恩粲而不

92

殊文義難曉荀紀爲長原注按漢書蔡而不殊當作蔡而
不誅說文蔡懸蔡散之也從米殺
聲徐引左氏定公四年傳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
言放之若散米今左傳作蔡蔡叔上蔡字亦音素葛反
有善讀者做裴松之三國志之體取此不同者注于班書
之下足爲史家之一助

紀王莽事自始建國元年以後則云其二年其三年以至
其十五年以別於正統而盡沒其天鳳地皇之號

後漢書

後漢書馬援傳上云帝嘗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下乃云
交趾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於是璽書拜援伏波將軍
此是采輯諸書率爾成文而忘其伏波二字之無所本也
自范氏以下史書若此者甚多

九十四長

桓譚傳當王莽居攝篡弑之際天下之士莫不競褒稱德
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自守默然無言按前漢書翟義
傳莽依周書作大誥遣大夫桓譚等班行諭告當反位孺
子之意還封譚爲明告里附城原注師古曰如古附庸
更名曰是曾受莽封爵史爲諱之爾光武終不用譚當自
有說

人迷信
云儒學

楊震傳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怒收考詔
獄震上疏救不省騰竟伏尸都市乃安帝時事而張皓傳
以爲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收騰繫考皓上疏諫
帝悟減騰死罪一等又以爲順帝事豈有兩趙騰邪
橋元以太尉罷官就醫里舍少子十歲獨遊門次卒有三

玄

人持杖劫執之入舍登樓就元索貨其家之不貧可知乃

云及卒家無居業喪無所殯史傳之文前後矛盾元以靈

帝之世三為三公亦豈無錢者楊氏曰以子被劫而云有錢亦不然孫氏曰橋公於

光和元年里居被劫卒於六年此五六年間雖有陸賈之

豪蕩然無餘亦事理所恆有公為人剛急則有之未聞以

貪贖稱不可以此議史文之矛盾

劉表傳與同郡張儉等俱被訕議號為八顧而黨錮傳表

儉二人列於八及前後不同孫氏曰按黨錮傳上既列張儉劉表於八及而下文張儉

鄉人朱並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

黨則以張儉為八俊劉表為八顧蓋此但指目儉之同鄉

有八俊八顧八及表傳號為八顧謂此與上文海內希風之流共相標榜者不同耳

蒯越韓嵩及東曹掾傅巽等說琮降操則是表卒之後琮

已赦嵩而出之矣下文云操至州乃釋嵩之囚此史家欲

歸美於操而不顧上下文之相戾也

蔡邕傳謂邕亡命江海積十二年中平六年靈帝崩董卓

為司空辟之稱疾不就卓切敕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

到署祭酒而文苑傳有議郎蔡邕薦邊讓於大將軍何進

一書按中平元年黃巾起以何進為大將軍正邕亡命之

時無緣得奏記薦人也

郡國志睢陽本宋國有魚門引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升陘

之戰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為證按杜預注魚門邾城門

非宋也

三國志

蜀志譙周傳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為勸學從事

而先主未稱尊號即有勸學從事張爽尹默譙周等上言前後不同按周卒於晉泰始六年年七十二而昭烈即位之年僅二十有三未必與勸進之列從本傳為是

孫亮太平元年孫綝殺滕允呂據時為魏高貴鄉公之甘露元年魏志甘露二年以孫壹為侍中車騎將軍假節交州牧吳侯本傳云壹入魏黃初三年死誤也

陸抗傳拜鎮軍將軍都督西陵自關羽至白帝於文難曉按甘寧傳曰隨魯肅鎮益陽拒關羽羽號有三萬人自擇選銳士五千人投縣上流十餘里淺瀨云欲夜涉渡肅以

兵千人益寧寧乃夜往羽聞之佳不渡而結柴營今遂名此處為關羽瀨據此則當云自益陽至白帝也楊氏曰止瀨字可耳

作史不立表志

朱鶴齡曰太史公史記帝紀之後即有十表八書表以紀治亂興亡之大略書以紀制度沿革之大端班固改書為志而年表視史記加詳焉蓋表所錄立昉於周之譜牒梁氏

曰史通雜說篇謂太史公之創表列行繫紆以相屬編字此其所為快也大事記謂史記十表意義宏深通志謂

其功名表著者既系之以傳此外大臣無積勞亦無顯過傳之不可勝書而姓名爵里存沒盛衰之跡要不容以遽泯則於表乎載之又其功罪事實傳中有未悉備者亦於

表乎載之年經月緯一覽瞭如作史體裁莫大於是而范
書闕焉使後之學者無以攷鏡二百年用人行政之節目
良可歎也其失始於陳壽三國志而范曄踵之其後作者
又援范書爲例年表皆在所畧原注姚思廉梁陳二書李
書李延壽南北不知作史無表則立傳不得不多傳愈多
史皆無表志文愈繁而事蹟或反遺漏而不舉歐陽公知之故其譏唐
書有宰相表有方鎮表有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始復
班馬之舊章云沈氏曰救文格論云作史莫難乎志紀傳
物者不能爲其考訂之功亦非積以歲月不能徧自東京
以後典冊既闕人趨苟且陳壽三國始不立志姚思廉梁
陳二書李百藥北齊書合狐德菜周書李延壽南北二史
並因之不止志其他諸史雖立志而紕謬特多夫無志不
得爲完史有志而不淹
貫不得爲良史矣

陳壽三國志習鑿齒漢晉春秋無志故沈約宋書諸志并
前代所闕者補之姚思廉梁陳二書李百藥北齊書合狐
德菜周書皆無志楊氏曰思廉百藥德菜皆唐初人而于
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別修五代史志詔編第入隋
書古人紹聞述往之意可謂宏矣

史文重出按成案漢書云云已見前元木此題下僅一
條別書是條於上疑先生刪去潘氏誤入云
漢書王子侯表長沙頃王子高成節侯梁一卷中兩見一
始元元年六月乙未封一元康元年正月癸卯封然則王
子中多一侯矣原注馬貴與文獻通攷
因而錄之不知其誤

續漢郡國志候城改屬元菟而遼東復出一候城無慮改
屬遼東屬國而遼東復出一無慮必有一焉宜刪者然則

天下郡國中少二城矣沈氏曰救文格論合二條為一未
有夫以二劉之精核章懷之詳明
馬貴與之淹博而皆仍其失
何歟數句而無上條之注

史文衍字

漢書吳王濞傳吳有鄆郡銅山誤多一豫字後漢書光武
紀以前密令卓茂為太傅誤多一高字黨錮傳黃令毛欽
操兵到門誤多一外字

後漢書皇后紀桓思竇皇后父諱武后父不當言諱諱字
衍楊氏曰五代時
有諱后父者

儒林傳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
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
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按此則十五非十四也蓋衍

一毛字其下文載建初中詔有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

春秋雖不立學官之語原注本紀建又下卷云趙人毛萇

傳詩是為毛詩未得立原注賈逵傳建初八年詔諸儒各

尚書毛詩由是而百官志博士十四人本注曰易四施孟

梁丘京氏尚書三歐陽大小夏侯氏詩三魯齊韓氏禮二

大小戴氏春秋二公羊嚴顏氏原注徐防傳注引漢官儀

書有歐陽和伯夏侯勝建詩有申公轅固韓嬰春則此毛

秒有嚴彭祖顏安樂禮有戴德戴聖凡十四博士

字明為衍文也

靈帝紀光和三年六月詔公卿舉能尚書毛詩左氏穀梁

春秋各一人悉除議郎尚書上脫古文二字

史家誤承舊文

史書之中多有仍舊文而未及改者史記燕世家稱今王喜魏書孝靜帝紀稱太原公今上舊唐書唐臨傳今上字再見徐有功傳澤王上金傳今上字各一見皆謂元宗韋貫之傳上卽位謂穆宗此皆舊史之文作書者失於改削

隋
宋書武帝紀永初元年八月戊午西中郎將荊州刺史宜都王諱進號鎮西將軍文帝紀元嘉十三年九月癸丑立第三皇子諱爲武陵王二十五年八月甲子立第十一皇子諱爲淮陽王順帝紀昇明三年正月丁巳以新除給事黃門侍郎蕭諱爲雍州刺史三月丙午以中軍大將軍諱爲南豫州刺史齊公世子蕭思話傳遣司馬建威將軍南

漢中太守蕭諱五百人前進隋書高祖紀開皇十五年七月乙丑晉王諱獻毛龜十九年二月己亥晉王諱來朝張奭傳晉王諱爲揚州總管王韶傳晉王諱班師鐵勒傳晉王諱北征北史李弼傳諭使持節太尉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尙書左僕射隴右行臺少師隴西郡開國公李諱舊唐書中宗紀臨淄王諱舉兵誅韋武睿宗紀臨淄王諱與太平公主子薛崇簡等元宗紀詔以皇太子諱充天下兵馬元帥郝處俊傳周王諱爲西朋竝當時臣子之辭

三國志魏后妃傳注甄后曰諱等自隨夫人此諱字明帝名當時史家之文也宋書武帝紀劉諱龍行虎步後周書柳慶傳宇文諱忠誠奮發北史魏彭城王勰傳帝謂勰曰

諱是何人而敢久違先敕並合稱名史臣不敢斥之爾然
宋紀中亦有稱劉裕者一卷之中往往雜見原注冊府元龜後唐莊宗
同光二年二月戊寅幸李諱宅諱字下小注曰明宗也
文選任昉為齊明帝讓宣城郡公表稱臣公言為蕭揚州
薦士表稱臣王言表辭本合稱名而改為公王亦其臣子
之辭也

晉書

晉書宣帝紀當司馬懿為魏臣之時無不稱之為帝至蜀
將姜維聞辛毗來謂亮曰辛毗杖節而至賊不復出矣所
謂賊者即懿也當時在蜀人自當名之為賊史家雜采諸
書不暇詳攷一篇之中帝賊互見

天文志虛二星冢宰之官也主北方邑居廟堂祭祀祝禱
事又主死喪哭泣按此冢宰當作冢人原注或以公羊傳
墓亦可稱為宰又曰軫四星主冢宰輔臣也則周官之冢宰矣

藝術傳戴洋言昔吳伐關羽天雷在前周瑜拜賀按瑜卒
於建安十四年而呂蒙之襲關羽乃在二十四年瑜亡已
十年矣錢氏曰予作攷異與此暗合今已刪之矣

顧榮傳前云友人張翰後又云吳郡張翰張重華傳前云
封謝艾為福祿伯後又云進封福祿縣伯戴若思傳舉孝
廉入雒周顛傳若思舉秀才入雒南陽王模傳廣平太守
丁邵良吏傳丁紹石勒載記前作段就六眷後作段疾六
眷陽裕傳又作段眷呂纂載記前作句摩羅耆婆後作鳩

摩羅什慕容熙載記宏光門馮跋載記作洪光門又作洪

觀門楊氏曰以宏為洪宋人避諱改書

宋書

宋書州郡志廣陵太守下云永初郡國又有與肥如潞真定新市五縣肥如本遼西之縣其民南渡而僑立於廣陵符瑞志所云元嘉十九年九月戊申廣陵肥如石梁澗中出石鍾九口是廣陵之有肥如也乃南沛太守下復云起居注孝武大明五年分廣陵為沛郡治肥如縣時無復肥如縣當是肥如故縣處也二漢晉太康地志並無肥如縣一卷之中自相違錯錢氏曰肥如故縣即謂廣陵僑立之武大明八年為正其時肥如已省故不載且二漢之肥如自在遼西安得屬之

廣陵分之沛郡乎

沈氏曰周校寧云宋書列傳六卷末臣之傳而此書獨闕約之史法諸帝稱廟號而謂魏為虜今帝稱帝號而魏稱魏良與南史體同而傳末又無史臣論疑非約書然其辭差與南史異故特存焉靖案六卷有張暢傳十九卷又有張暢傳中稱廟號魏稱虜傳未有史臣論則六卷暢傳非約書明矣是當削去何未之詳考而互存耶

魏書

魏書崔浩傳浩既工書人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不憚勞所書蓋以百數必稱馮代疆以示不敢犯國其謹也如此史於馮代疆下注曰疑按急就篇有馮漢疆魏起漠北以漢強為諱故改云代強魏初國號曰代故也顏師古急就篇序曰避諱改易漸就蕪舛正指此酈道元水經注以廣漢並作廣魏即其例也

梁書

劉孝綽傳眾惡之必監焉眾好之必監焉梁宣帝諱譽故

改之蓋襄陽以來國史之原文也乃其論則直書姚察楊

曰姚思廉修梁陳書皆因其父察所撰而續成之梁書諸論

按思廉修梁陳書皆因其父察所撰而續成之梁書諸論

述其父說必稱陳吏部尚書姚察曰仿孟堅漢書稱司徒

掾班彪之例其但稱史臣者出自思廉新意惟列傳二十

七論稱史臣陳吏部尚書姚察是傳

刻之設察非唐臣不應係以史臣也

書中亦有避唐諱者顧協傳以虎丘山為武丘山何點傳

則為獸丘山

後周書

庾信傳哀江南賦過漂渚而寄食託蘆中而渡水漂渚當

是漂渚之誤錢氏曰漂渚是用韓信漂母事子山由金陵

赴楚漂水非經過之地不應連用子胥事且

漂母進食具有典故寄食二字亦

見淮陰侯傳無庸破漂為漂也

張勃吳錄日子胥乞食

處在丹陽溧陽縣史記范睢傳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至

於陵水原注戰國策作菱夫索隱曰劉氏云陵水即栗水也吳越春

秋云子胥奔吳至溧陽逢女子瀨水之上原注古溧子胥

跪而乞餐女子食之既去自投于水後子胥欲報之乃投

白金于此水今名其處為投金瀨金陵志曰江上有渚曰

瀨渚是也或以二句不應皆用子胥事不知古人文字不

拘如下文生世等於龍門四句亦是皆用司馬子長事

隋書

經籍志言漢哀帝時博士弟子秦景使伊存口授浮屠經

又云後漢明帝遣郎中蔡愔及秦景使天竺得佛經四十

卷

二章及釋迦立像按自哀帝之末至東京明帝之初垂六十年使秦景尚存亦當八十餘矣不堪再使絕域也蓋本之陶隱居真誥言孝明遣使者張騫羽林郎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四人之大月氏國寫佛經四十二章祕之蘭臺石室作史者知張騫爲武帝時人姓名久著故刪去之獨言秦景而前後失于契勘故或以爲哀帝或以爲明帝耳孫氏曰此自前後二事魏書釋老志則哀帝時受經之博士弟子乃秦景也明帝所遣之秦景既單名景又真誥稱其官爲羽林郎是名與官俱不同突厥傳上言沙鉢略可汗西擊阿波破擒之下言雍虞閭以隋所賜旗鼓西征阿波敵人以爲得隋兵所助多來降附遂生擒阿波此必一事而誤重書爲二事也

北史一事兩見

北齊武成帝河清三年九月乙丑封皇子儼爲東平王後主天統二年五月己亥封太上皇帝子儼爲東平王一事兩書必有一誤

徐之才傳嘗與朝士出遊遙望羣犬競走諸人試令目之之才卽應聲曰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爲是逐李斯東走爲負帝女南徂其序傳又云於路見狗温子昇戲曰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神僞曰爲逐丞相東走爲共帝女南徂一事兩見且序傳是延壽自述其先人不當援他人之事以附益也

宋齊梁三書南史一事互異

南齊書李安民爲吳興太守吳興有項羽神護郡聽事太守不得上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輓下牛安民奉佛法不與神牛著屐上聽事又於聽上八關齋俄而牛死葬廟側今呼爲李公牛冢安民卒官世以神爲崇按宋書孔季恭傳爲吳興太守先是吳興頻喪太守云項羽神爲卞山王居郡聽事二千石至常避之季恭居聽事竟無害也梁書蕭琛傳遷吳興太守郡有項羽廟士民名爲憤王甚有靈驗遂於郡聽事安施牀幕爲神座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廳拜祠而避居他室琛至徙神還廟處之不疑原注南史云琛至著屐登聽事聞室中有叱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聽事何也因遷之於廟又禁殺牛解祀以脯代肉此似一事而作史者一以爲遭崇一以

爲厭邪立論不同如此又南齊書蕭惠基傳惠基弟惠休

自吳興太守徵爲右僕射吳興郡項羽神舊酷烈世人云

惠休事神謹故得美遷原注南史同南史蕭猷原注木作淵猷傳爲吳

興郡守與楚王廟神交飲至一斛每酌祀盡歡極醉神影

亦有酒色所禱必從後爲益州刺史值齊苟兒反攻城兵

糧俱盡乃遙禱請救有田老逢數百騎如風言吳興楚王

來救臨汝侯是日猷大破苟兒則又以爲獲祐益不可信

矣又南史蕭惠明傳泰始初爲吳興太守郡界有卞山下

有項羽廟相承云羽多居郡聽事前後太守不敢上惠明

謂綱紀曰孔季恭嘗爲此郡未聞有災遂盛設筵榻接賓

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既而不見因發背

旬日而卒此又與李安民相類而小變其說原注按宋書惠明傳無此事

舊唐書

舊唐書雖頗涉繁蕪然事蹟明白首尾該贍亦自可觀其中唐臨傳今上字再見徐有功澤王上金傳今上字各一見皆謂元宗蓋沿故帙而未正者也懿宗紀咸通十三年十二月李國昌小男克用殺雲中防禦使段文楚據雲州自稱防禦留後則既直書其叛亂之罪而哀帝紀末云中興之初王處直傳稱莊宗王鎔鄭從讜劉鄴張濬傳各有中興之語自相矛盾按此書纂於劉昫後唐末帝清泰中為丞相監修國史至晉少帝開運二年其書始成原注冊府元龜

言戶部侍郎張昭遠起居郎賈緯祕書少監趙鼎吏部郎中鄭受益左司員外郎李為光等修上並賜緡綵銀器并及前朝劉昫當時避晉高祖嫌名或謂之李氏書錢氏曰舊唐書修於石晉時初命宰相趙瑩監修瑩罷以宰相劉昫代之若後唐時監修國史乃宰相虛銜亭林誤以為一事蓋未攷五代會要也朝代遷流簡牘浩富不暇徧詳而並存之後之讀者可以觀世變矣

楊朝晟一人作兩傳一見七十二卷一見九十四卷

新唐書

舊唐書高宗紀乾封元年春正月戊辰朔上祀昊天上帝于泰山以高祖太宗配饗己巳升山行封禪之禮庚午禪于社首是以朔日祭天于山下明日登封又明日禪社首次序甚明新書改云正月戊辰封于泰山庚午禪于社首是以祭天封山二事併為一事而繫於戊辰之日文雖簡

而事不核矣

楊氏曰歐公之所以如此者以別有禮志故也

天后紀光宅元年四月癸酉遷廬陵王于房州丁丑又遷于均州垂拱元年三月丙辰遷廬陵王于房州中宗紀嗣聖元年原注是年九月改光宅正月廢居于均州又遷于房州按舊書嗣聖元年二月戊午廢皇帝為廬陵王幽于別所四月丁丑遷廬陵王于均州垂拱元年三月遷廬陵王于房州中宗紀亦同而以四月為五月然無先遷房州一節疑舊史得之歐公蓋博採而誤

代宗紀上書四月丁卯幽皇后于別殿下書六月辛亥追廢皇后張氏曰追廢則張后之見殺明矣而不書其死亦為漏略

文宗紀太和九年十一月壬戌李訓及河東節度使王璠邠寧節度使郭行餘御史中丞李孝本京兆少尹羅立言謀誅中官不克訓奔于鳳翔下云左神策軍中尉仇士良殺王涯賈餗舒元興李孝本羅立言王璠郭行餘而獨於李訓不言其死況訓乃走入終南山未至鳳翔亦為未當藝文志蕭方三十國春秋三十卷當作蕭方等乃梁元帝世子名方等原注侯鯖錄曰方等者卽周徧義楊氏曰作蕭方者當是傳寫之誤必非歐公原本新唐書志歐陽永叔所作頗有裁斷文亦明達而列傳出宋子京之手則簡而不明二手高下迴為不侔矣如太宗長孫后傳安業原注后異母兄之罪萬死無赦然不慈于妾天下知之原注舊書改曰安業罪死無赦然向遇妾不以慈戶知之

意雖不異而戶知之三字殊不成文又如德宗王后傳詔
曰祭筵不可用假花果欲祭者從之原注改曰有詔祭物

無用寓欲祭聽之不過省舊書四字然非注不可解也

史家之文例無重出若不得已而重出則當斟酌彼此有
詳有略斯謂之簡如崔沔駁太常議加宗廟籩豆其文兩
載於本傳及韋縉傳多至二三百言又如來濟與高智周
郝處俊孫處約四人言志及濟領吏部遂以處約為通事
舍人兩見於本傳及高智周傳而石仲覽一人一以為宣
城一以為江都此而忽之則亦不得謂之能簡矣原注此

見於新唐書糾
繆今仍錄之

楊瑒傳言有司帖試明經不質大義乃取年頭月日孤經

絕句帖試之法用紙帖其上下文止留中間一二句因人
以難記年頭如元年二年之類月日如十有二月乙卯之
類如此則習春秋者益少矣故請帖平文今改曰年頭月
尾屬對雖工而義不通矣

嚴武傳為成都尹劍南節度使房瑄以故宰相為巡內刺
史武慢倨不為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作蜀道

難者乃為房與杜危之也此宋人穿鑿之論原注此說又

因陸暢之蜀道
易而造為之耳李白蜀道難之作當在開元天寶間時人

共言錦城之樂而不知畏塗之險異地之虞即事成篇別
無寓意及元宗西幸升為南京則又為詩曰誰道君王行
路難六龍西幸萬人歡地轉錦江成渭水天迴玉壘作長

安一人之作前後不同如此亦時爲之矣

張孝忠傳孝忠魁偉長六尺李晟傳長六尺古人以六尺

爲短今以六尺爲長於他書未見原注馬燧楊收傳並云長六尺二寸高力士傳

長六尺五寸錢氏曰古尺短於今尺它書已言之矣趙氏曰蓋宋子京以唐尺紀之故六尺爲長身矣

舊書段秀實傳陰說大將劉海賓何明禮姚令言判官岐

靈岳同謀殺泚以兵迎乘輿三人者皆秀實夙所獎遇此

謂姚令言之判官岐靈岳與海賓明禮爲三人耳按文姚

令言上當少一及字新書遂謂結劉海賓姚令言都虞候

何明禮欲圖泚此三人者皆秀實素所厚而下文方云大

吏岐靈岳令言賊也安有肯同秀實之謀者哉

舊唐書高仙芝封常清二傳並云四鎮節度使夫蒙靈督

而李嗣業段秀實二傳則云安西節度使馬靈督劉全諒

傳則云安東副都護保定軍使馬靈督按王維集有送不

蒙都護詩注不蒙蕃官姓也古不字有夫音原注如詩不

蒙當卽夫蒙然未知其何以又爲馬也新書因之兩姓並

見而突厥傳則云安西節度使夫蒙靈督楊氏曰考異云會要作馬今從

實錄

馬總傳李師道平析鄆曹濮等爲一道除總節度賜號天

平軍長慶初劉總上幽鎮地詔總徙天平而召總還將大

用之會總卒穆宗以鄆人附賴總復詔還鎮上云詔總徙

天平劉總也下云召總還馬總也又云會總卒劉總也又

云鄆人附賴總馬總也此於人之主賓字之繁省皆有所

不當當云詔徙天平而去總字其下則云會劉總卒於文
無加而義明矣

舊唐書皇甫鏘傳附柳泌事云泌繫京兆府獄吏叱之曰
何苦作此虛矯泌曰吾本無心是李道古教我且云壽四
百歲府吏防虞周密恐其隱化及解衣就誅一無變異語
雖煩而敘事則明新書但云皆道古教我解衣卽刑卒無
它異去其中間語則它異二字何所本邪楊氏曰因
上文言之

曹確傳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按百官志太宗省
內外官定制爲七百三十員錢氏曰此條吳
氏糾謬已有之

舊唐書鄭絳傳昭宗謂有蘊蓄就常奏班簿側注云鄭絳
可禮部侍郎平章事中書胥吏詣其家參謁絳笑口諸君
大誤使天下人皆不識字宰相不及鄭五也胥吏曰出自
聖旨特恩來日制下絳抗其手曰萬一如此笑殺他人明
日果制下新書改曰俄聞制詔下歎曰萬一然笑殺天下
人制已下矣何萬一之有

禮樂志貞觀二十一年詔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
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賈逵杜子春馬
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二十二入
配享儒學傳復出此文而闕賈逵作二十一人

林蘊傳泉州莆田人父披以臨汀多山鬼淫祠民厭苦之
譏無鬼論刺史樊晃奏署臨汀令此當是署令在前作論
在後而倒其文

凡吳氏糾謬所已及者不更論

昔人謂宋子京不喜對偶之文其作史有唐一代遂無一篇詔令如德宗興元之詔不錄於書徐賢妃諫太宗疏狄仁傑諫武后營大像疏僅寥寥數言而韓愈平淮西碑則全載之夫史以記事詔疏俱國事之大反不如碑頌乎柳宗元貞符乃希恩飾罪之文與相如之封禪頌異矣載之尤爲無識

楊氏曰自是子京見解之偏其改傳奕辟佛疏及柳玘家訓都不如原文

宋史

宋史言朝廷與金約滅遼止求石晉賂契丹故地而不思營平灤三州非晉賂乃劉仁恭獻契丹以求援者旣而王黼悔欲併得之遣趙良嗣往請之再三金人不與此史家之誤按通鑑初幽州北七百里自渝關下有渝水通海自關東北循海有道道狹處纔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北至進牛口舊置八防禦軍募士兵守之田租皆供軍食不入於薊幽州歲致繒纊以供戰士衣每歲早穫清野堅壁以待契丹契丹至輒閉壁不戰俟其去選驍勇據隘邀之契丹常失利走士兵皆自爲田園力戰有功則賜勳加賞由是契丹不敢輕入寇及周德威爲盧龍節度使恃勇不脩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芻牧於營平之間又按遼史太祖天贊二年春正月丙申大元帥堯骨克平州獲刺史趙思溫裨將張崇二月如平州甲子以平州盧龍軍置節度使遼之天贊二年乃後唐莊宗同光元年是營平二

州契丹自以兵力取之於唐而不於劉仁恭又非賂以求

援也若灤本平州之地遼太祖以俘戶置灤州當劉仁恭

時尚未有此州尤為無據沈氏曰此亦史家遼史于灤州

下云石晉割地在平州之境亦誤也原注金史張覺傳平

軍執弗與

元人作宋史于天文志中如胡兵大起胡主憂之類改曰

北兵北主昂為胡星改曰北星惟北河下一曰胡門則不

能改也仍其文

書中凡鹵字皆改為敵至以金鹵為金敵原注陳康伯惟

胡銓二書不改

阿魯圖進宋史表

元阿魯圖進宋史表曰厥後瀛國歸朝吉王航海齊亡而

訪王蠋乃存秉節之臣楚滅而諭魯公堪矜守禮之國金

史忠義傳序曰聖元詔修遼金宋史史臣議凡例前代之

臣忠於所事者請書之無諱朝廷從之此皆宋世以來尊

經儒重節義之效其時之人心風俗猶有三代直道之遺

不獨元主之賢明也原注五代史不為韓通立傳楊氏曰

李筠二也李重進三也

齊武帝使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審之於帝

帝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

遼史

宋史富弼傳言使契丹爭獻納二字聲色俱厲契丹主知

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復使劉六符來弼歸奏曰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朝廷竟以納字與之遼史興宗紀亦云感富弼之言和議始定而劉六符傳則曰宋遣使增歲幣以易十縣六符與耶律仁先使宋定進貢名宋難之六符曰本朝兵強將勇人人願從事於宋若恣其俘獲以飽所欲與進貢字孰多況大兵駐燕萬一南進何以禦之顧小節忘大患悔將何及宋乃從之歲幣稱貢耶律仁先傳亦同二史並脫脫監修而不同如此原注六符傳似本其家誌狀與其祖景同為一傳而有重文

金史

金史大抵出劉祁元好問二君之筆亦頗可觀原注劉祁字京叔渾

源人著歸潛志元好問字裕之秀容人著王辰維編元人取之以成金史見文藝傳及完顏奴申傳贊錢氏曰貞祐南遷以後事迹多取元劉兩家章宗以前則實錄具在非出二人筆也然其中多重見而涉

於繁者孔毅父雜說謂自昔史書兩人一事必曰語在某人傳晉書載王隱諫祖約奕棋一段兩傳俱出此為文繁

矣正同此病楊氏曰金史較遼史為勝

海陵諸子傳贊當引楚靈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原注昭公十三年而反引荀首言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似

為失當

幽蘭之縊承麟諡之曰哀宗原注本紀息州行省諡之曰昭宗

原注完顏史從哀宗為定而食貨志未及百官志復有義宗之稱不著何人所上原注元史列傳中並稱金義宗

金與元連兵二十餘年書中雖稱大元而內外之旨截然不移是金人之作非元人之作此其所以為善

錢氏曰宋史述與交兵事亦止稱大元未嘗內元而外宋不可以是議兩史之優劣

承麟即位不過一二日而史猶稱之為末帝原注白其與宋之二王削其帝號者絕異故知非一人之筆矣

元史

元史列傳八卷速不台九卷雪不台一人作兩傳蓋其成書不出完者都十九卷完者拔都亦一人作兩傳

于一人之手楊氏曰三十七卷石抹也先三十九卷石抹阿辛亦是一人兩傳錢氏曰開國功臣首稱

四傑而赤老溫無傳尚主世胄不過數家而鄆國亦無傳丞相見於表者五十有九人而立傳者不及其半太祖諸弟止傳其一諸子亦傳其一太宗以後皇子無一人立傳者本紀或一事而再書列傳或一人而兩傳宰相表或有

姓無名諸王表或有封號無人名宋濂序云洪武元年十此義例之顯然者已紕繆若此矣

二月詔脩元史臣濂臣禕總裁二年二月丙寅開局八月癸酉書成紀三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傳六十三卷

順帝時無實錄可徵因未得為完書上復詔儀曹遣使行天下其涉于史事者令郡縣上之三年二月乙丑開局七

月丁亥書成紀十卷志五卷表二卷傳三十六卷凡前書有所未備頗補完之

汪氏曰元太祖平北狄諸國憲宗續使記作為元裔則元太祖世祖之動蹟詢奇偉矣交宗本紀家皆為元裔則元太祖世祖之動蹟詢奇偉矣交宗本紀至順二年奎章閣纂修經世大典請從翰林國史院取脫赤顏一書紀太祖以來事蹟翰林承旨押不花等言脫赤顏事關秘禁非可合外人傳寫臣等不敢奉詔從之其後撒迪請錄皇上固讓大凡往來奏答與訓敕辭命及燕鐵木兒等宣力效忠之蹟續為蒙古脫赤顏置之奎章閣從之則太祖之勳蹟以奎章閣無書而不傳

矣總裁仍濂禕二臣而纂錄之士獨趙璵終始其事然則元史之成雖不出于一時一人而宋王二公與趙君亦難免于疏忽之咎矣昔宋吳縝言方新書來上之初若朝廷付之有司委官覆定使詰難糾駁審定刊修然後下朝臣博議可否如此則初修者必不敢滅裂審覆者亦不敢依違庶乎得為完書可以傳久乃歷代修史之臣皆務苟完右文之君亦多倦覽未有能行其說者也洪武中嘗命解縉修正元史舛誤其書留中不傳

世祖紀中統三年二月以興松雲三州隸上都四年五月陞上都路望雲縣為雲州松山縣為松州是三年尙未陞州預書為州者誤錢氏曰滑州自唐宋迄金元無異名而志云唐改靈昌郡宋改武成軍元仍為

滑州改唐志雖州郡兼稱而改州為郡不過天寶至德十餘年耳乾元以後仍為滑州豈可以此十數年槩唐一代且改州為郡十道皆同不得謂滑州改而它州不改也武成軍節度軍額而滑之升節度始於唐本號義成軍宋太宗時避諱乃改武成作志者并唐方鎮表亦未讀矣隨州亦唐所置而宋因之其稱崇信軍者節度軍號非改州為一郡也棗陽木州屬縣南宋升為棗陽軍則與隨州各為一郡矣而志乃云宋為崇信軍又為棗陽軍此兩軍者一為虛銜一為實土而混而一之既已不分早且棗陽與隨各自為郡而強合之又云復因兵亂遷徙無常欲以彌縫其失則舛益甚矣河申府自唐中葉已為節鎮稱護國軍而河中府之名不更宋金皆稱河申府與唐無異護國軍之號自唐五代宋金亦未嘗有異宋非廢府而稱軍金亦未嘗去護國軍之號宋志中亦未有異宋非廢府而稱軍金亦未嘗去護國軍之號宋志中亦未有異宋非廢府而稱軍金亦未嘗去護國軍之號

一 代乎宋承後周之舊濟州真治鉅野矣乃置之不道又
何說也志於濟州下又云唐以前為濟北郡治單父唐初
為濟州又為濟陽郡仍改濟州周瀕濟水立濟州宋因之
此條尤可怪異夫元之濟州治任城唐之濟州則治盧即
隋之濟北郡也元和以後省濟州以盧縣隸鄆州自是無
濟州之稱矣後周始於鉅野立濟州以盧與鉅野邈不相涉
豈可溷而為一也周瀕濟水立濟州二句當書于濟寧路亦
不當在此條也唐以前濟北郡治單父不知何據攻太平
寰宇記單州單父縣後魏嘗置北濟陰郡或因是誤仍為
改今名子向頗疑之謂湖南舊為宋土而敦字犯宋廟諱
且宋志鄆州倚郭為鄆縣非敦化也頃見王象之輿地紀
勝引寰宇記云晉天福初避廟諱改鄆州為敦州改鄆縣
為敦化漢初州縣名悉復舊是敦化之名乃石晉所改未
幾即廢而元史臣乃以為至元十
三年改敦化為鄆陽真可笑也

本紀有脫漏月者列傳有重書年者

天文志既載月五星凌犯而本紀復詳書之不免重出志

末云餘見本紀亦非體

諸志皆案牘之文並無鎔范如河渠志言飲參政阿里尙
書祭祀志言田司徒郝參政皆案牘中之稱謂也

張楨傳有復擴廓帖木兒書曰江左日思薦食上國此謂
明太祖也晉陳壽上諸葛孔明集表曰伏惟陛下遠蹤古
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
所以明大通之道也於此書見之矣

石抹宜孫傳上言大明兵下言朝廷朝廷謂元也內外之
辭明白如此

順帝紀大明兵取太平路大明兵取集慶路其時國號未
為大明曰大明者史臣追書之也古人記事之文有不得
不然者類如此錢氏曰蒙古滅金之時亦未有國號大元之名建于世祖之世則金亡久矣金史紀

傳皆追稱大元此明
初史臣承用之例

通鑑

呂東萊大事記曰史記商君本傳云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通鑑削不告姦者一句而以匿姦之罪為不告姦之罪本傳又云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通鑑削之本傳又云名田宅臣妾者以家次通鑑削以家次三字皆當以本傳為正原注以家次者

如漢賜夏侯嬰北第第一之類

孟子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不同通鑑以威王宣王之卒各移下十年以合孟子之書今按史記潛王元年為周顯王之四十六年歲在著雍閭茂又八年燕王噲讓國于

相子之又二年齊破燕殺王噲又二年燕人立太子平則

已為潛王之十二年而孟子書吾甚慙于孟子尚是宣王

何不以宣王之卒移下十二三年則於孟子之書無不皆

合而但拘於十年之成數邪錢氏云寶應王懋竑謂孟子

潛王初年兵強天下亦必有過人之才故孟子許其足用為善而好勇好貨好色不能自克所以有喪邦之辱後人校孟子書者疑孟子不當仕潛王時添入宣王諡而尚有未及添者故知史記所書得其實趙氏曰孟子手自著書以為齊宣王豈有錯誤乃史記則以為潛王遂致紛紜莫定按國策燕王噲既立章明言子之之亂儲子勸齊宣王因而伐之并載孟子勸王伐燕之語宣王令章子將五都兵伐之是伐燕之為宣王無疑史記所以係之潛王者則以潛王之走死實因樂毅伐齊而毅之伐齊實因齊破燕而為燕昭王報怨而潛王在位二十九年想齊相報不應如是之久故不得不以伐燕為潛王然國策言齊破燕之後二年燕昭王始立又昭王築宮事郭隗章言昭王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歲相本有三十餘年則破燕者是齊破燕至燕破齊之歲相距本有三十餘年則破燕者

宣王為燕所破者潛王國策本自明白計宣王破燕之後
不久即歿潛王嗣位二十九年乃為燕所破計其年正與
燕昭二十八年之數約略相符則國策之文原與孟子相
合而顧又謂當以宣王之卒再移下十二年報怨之語耳
總由未嘗留意燕昭即位二十八年始報怨之語耳雷氏
曰此周報王元年齊宣王七年事也紀年謂齊宣公四十
五年田莊子卒明年田悼子立宣公五十二年田悼子卒
十二月宣公薨明年田悼子立時齊康公之元年周威烈王
之二十一年也桓公二十二年田侯剡立之元年周威烈王
年而桓公卒威王立威王三十六年改魏于馬陵時梁惠王
威王卒時周顯王之四十八年齊威王之三十六年也明
年為齊宣王元年伐燕在宣王七年時周報王之三十六年也
國策及蘇秦死齊宣王因復用蘇代又曰太子平謀將攻子
之儲子謂齊宣王曰因而仲之破燕必矣又曰孟子謂齊
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夫紀年成于魏史
其人與孟子同時改元伐燕等事皆所目驗何致反誤戰
國策雖短亦經之佳證已自太史公作史不於魏增哀王
既代此因竹書未出襄哀字訛不知惠王有改元之事猶

可說也至齊之桓威宣湣移易其即位之年于齊人伐燕
事不錄反取孟子勸伐之說載于燕世家此實大謬唐初
而書雖傳而晉書束皙傳誣之于前太平御覽寰宇記
治通鑑止據史記集解所引荀勗不得乃將言之即元資
十年以遷就孟燕終求其說而信各半議論滋紛朱子通
鑑綱目雖從溫公而孟子與之不合他若呂東萊大事記
謂宣王在位二十九年故及伐燕之事黃氏震日鈔謂宣
之伐燕在易王初立伐取十城潛之伐燕始是子之亂
顯王之四十五年鶴短鳥長說之不如此蓋自史遷移
齊年于前溫公移齊年于後迄今年經儒者百數十人
共商此事非其意斷即巧作調人未有定論子弱齡讀
孟子即疑此事幸百後考訂紀
年閏九歲書成而後渙然以解

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為簡易矣然猶如
史記萬石君列傳慶嘗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

此太史公之意謂慶雖簡易而猶敬謹不敢率爾卽對其言簡易正以起下文之意也通鑑去然猶如此一句殊失本指

通鑑漢武帝元光六年以衛尉韓安國爲材官將軍屯漁陽元朔元年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圍韓安國壁又入漁陽雁門各殺略千餘人夫曰圍韓安國壁其爲漁陽可知而云又入漁陽則疏矣攷史記匈奴傳本文則云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引去其文精密如此通鑑改之不當

漢書宣帝紀五鳳二年春三月行幸雍祠五時通鑑改之

曰春正月上幸甘泉郊泰時攷異引宣紀云三月行幸甘

泉而宣紀本無此文不知溫公何所據楊氏曰宣紀本云幸甘泉恐是如此

光武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軍旅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據後漢書本文皇太子卽明帝也通鑑乃書於建武十三年則東海王彊尙爲太子亦爲未允

唐德宗貞元二年李泌奏自集津至三門鑿山開車道十八里以避底柱之險按舊唐書李泌傳並無此事而食貨志曰開元二十二年八月元宗從京兆尹裴耀卿之言置

河陰縣及河陰倉原注在今汜水縣河清縣柏崖倉原注在今孟津縣

門東集津倉三門西鹽倉原注並在陸縣今平陸縣開三門北山十八里

以避湍險自江淮而泝鴻溝悉納河陰倉自河陰送納含

嘉倉原注六典東又送納太原倉原注計太原倉雖屬陝州當在河北謂之

北運自太原倉浮于渭以實京師凡三年運七百萬石省

陸運之備四十萬貫又曰開元二十九年陝郡太守李齊

物鑿三門山以通運關三門巔輸原注疑當作輸巖險之地俾負

索引艦昇於安流自齊物始也天寶三載韋堅代蕭昺以

澆水作廣運潭於望春樓之東而藏舟焉是則北運始於

耀卿尚陸行十八里河運始於齊物則直達於長安也下

距貞元四十五年無緣有李泌復鑿三門之事談氏曰溫公之作通

鑑也參同訂異採要搜奇十九年中心力俱殫真先後有

倫精粗不雜繼左氏而興者誰復與京哉然亦間有七病

請類舉一二以槩其餘所謂漏如漢高帝二年立漢社稷

施恩德賜民爵置三老定上帝山川之祀四年初為算賦

詔隱王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魏公子無忌各置守

冢有差高帝崩太子即位上尊號為高皇帝此皆國諸侯

王各立高廟下詔減田租復十五稅一此皆政事之大

者而通鑑皆不載則其小者可知又即高祖十二年所遺

如此則餘一千三百五十年中所以遺又可知也他如日食

地震水旱蝗飢郊天祀廟行幸還宮命相封王皆通鑑所

地重而漢以前闕者十之一漢以後闕者十之三至如更

始元四年莽廬江連率李憲據郡稱淮南王光武建武三

年稱帝四年遣馬成擊憲六年憲亡走其軍士帛意追斬

成封帛意為漁浦侯而通鑑于憲之稱王稱帝則書于馬

立南無首漢惠帝三年武崩乃罷之而通鑑但書罷不書立

是為無首漢惠帝三年武崩乃罷之而通鑑但書罷不書立

兵三十二萬增為上將軍布曰前冒頓圍高帝于平城之

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鼓弩今歌圍之聲未絕傷夷者

甫起歌吟之聲正謂平城之歌也而通鑑剛去之則歌吟

率州人迎備備日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內

所歸君可以州與之孔融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耶
中枯骨何足介意而通鑑刪去四世五公四字則冢中枯
骨無所謂矣太子虎臺既而以虎臺為后遂厚待虎臺
滅南涼虜其太子元熾盤后密與虎臺謀殺熾事露
至宋營陽王景平元熾十年豫書殺虎臺至景平元
皆見殺而通鑑于義熙十年載之於七月又載之於
多死又詳書之唐太宗貞觀元年突厥大雪山平尺
武后以豆盧欽望而通鑑一觀之欽望罷為太子賓客
神功元年聖歷二年為文昌右相木在聖歷二年而
視元年二月而通鑑于聖歷元年久視元年兩賓客
於此即周平王七年客養士之事今按史記趙武靈王
六年納吳娃是為根王五年也則惠文王之生或當在
七年亦不過至十七年武靈王傳位也則惠文王之生
或止數齡耳豈便養士然則平原君又其同母弟則是
可便綴于此漢高祖六年始封張良為留侯十一年征
黥布以良為太子少傅輔太子鎮關中故良自稱十一年
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于良足矣此十一年
是以後之語也而通鑑即載於五年得先以帝者師萬戶
是時良尚未封侯未為太子傳何得先以帝者師萬戶侯

而簡之者甚多乃細核其日月中時日之錯亂者亦復不少如
梁簡文帝大寶元年二月丙戌以安陸王東魏以尚書令
史乙巳以尚書僕射王充為左僕射庚寅東魏以尚書令
高隆之為大保三月甲申侯景請上禊宴于樂遊苑庚申
東魏進丞相高洋爵為齊王四月庚辰朔湘東王繹已上
甲侯韶為長沙王丙午湘東王繹下合討侯景夫乙巳在
庚寅後十五日甲申得反敘之於前且二月既侯景與
寅則三月朔亦必無甲申得反敘之於前且二月既侯景與
申何反書于丙午之辰四月朔既為庚辰則丙午再見焉
如晉穆帝永和三年趙麻秋攻枹罕涼州將張俊欲棄大
城寧戎校尉張璠從之麻秋攻枹罕涼州將張俊欲棄大
遣征東將軍常璩向南海西公太和二年張堅伐涼州張
天錫遣征東將軍常璩向南海西公太和二年張堅伐涼州張
據若為三人今攻璩十六國春秋與晉書載則木一中之
事也但載記于太和張璩十六國春秋與晉書載則木一中之
已從載記于太和張璩十六國春秋與晉書載則木一中之
何所本而作據夫張也常也掌也毛寶之則岐而為三璩也
據也名且折而為二使讀者惑焉毛寶之則岐而為三璩也
生也名且折而為二使讀者惑焉毛寶之則岐而為三璩也
武司馬書曰穆之寶之子也海西公太和四年大司馬桓

日曆三

三

溫伐燕使冠軍將軍毛虎生鑿鉅野三百里引汶水會于
清水又書曰虎生實之子也前稱名後隨為武陵王其後
小字智隨明帝泰始六年書後稱名者智隨是晉成帝和八
則又皆書武陵帝贊前稱字後稱名于平郭兵敗幼穉走
年獲至成康三年弟幼穉則又曰慕容幼穉二年姚興遣使
所獲而還使分一人為二人通晉安帝元興二年姚興遣使
中道而張構使沮渠蒙遜而通高恒禪位者梁構至張
者梁合二人為一人北齊幼主胡身之不考北齊王潛自
稱是國天王而通鑑誤守為宋國當是宗國凡此者皆
注曰齊宗先亡不應遽改姚元之為相元之與政事四請
誤也唐宗先亡不應遽改姚元之為相元之與政事四請
一請政先仁恕二請勿求邊功三請中官勿與政事四請
國親勿任臺省并罷斜封員外等官五請行法自近六請
杜賦外請勿用母后之族皆曲中時弊方帝廟精之初言
直不嫌于早亦不嫌于盡而公乃曰安思順為朔方節
十條須因事啟沃豈一且可要棄不取安思順為朔方節
度使郭子儀李光弼俱為牙門將二人固不相能既而思
順誅以子儀代之光弼懼乃入請曰將死固甘請免東子
子儀趨下持手涕泣相勉以忠義遂倡亂非公不能東子
崇懷私忿時叩涕泣相勉以忠義遂倡亂非公不能東子

度河東分兵東討然則光弼之請乃子儀初為節度猶未
薦之朝也作傳者漫以請死事置之乃分兵東討下此詞臣
之筆誤而溫公謂是時唐之號令猶行天下若制書已除
光弼為節度子儀安敢擅殺之遂皆剛削是所謂乘筆者如
微疵遂沒薦賢者之大度凡此者皆執也至所謂乘筆者如
宋文帝元嘉七年魏人攻拔虎牢司州刺史尹冲投壑而
死文無異詞而通鑑不己賦詩以美其節宋書載之甚詳魏
死與降忠逆之極致可混而書之乎周天守崔模俱降魏夫
鄭譯多失德烏丸軌在武帝前每直言其過帝問字文雅
伯孝伯亦不為之諱軌後侍內宴帝曰伯孝伯位好老公但恨
後嗣弱耳太子於每遭捶撻及天守帝曰伯孝伯位好老公但恨
杖痕誰所為也譯曰是每遭捶撻及天守帝曰伯孝伯位好老公但恨
事天元因殺軌及孝伯通鑑于因言將鬚事上逸一譯字
胡身之乃以事由烏丸軌為句以字文雅伯孝伯位好老公但恨
為身之遂注曰孝伯如何出此言豈求免死耶然終于不勉也
身之遂注曰孝伯如何出此言豈求免死耶然終于不勉也
新舊唐書皆不為立傳獨孫光憲北夢瑣言云日休字襲
美襄陽竟陵人不為隱居鹿門山以聖道自任咸通中成進
士官至國子博士進書兩通一請廢莊列之書以孟子為
學利一請以韓愈配饗太學謂其躡楊墨踐釋老使孔子道
炳然如日星也既而寓居蘇州與陸龜蒙為友著書數十

卷皮子三卷黃寇中遇害而通鑑于僖宗廣明元年書黃巢以太常博士皮日休為翰林學士此雖本舊唐書本紀與新唐書黃巢傳及詳考巢傳言其僭號之後欲以偽官汗朝臣如裴渥豆盧瑑輩皆居顯職然惟賊黨樂從之召王官無有至者巢乃大索里閭凡亡命不赴任者皆殺之則日休之為翰林學士或亦偽詔云然耳夫日休既能以聖道自任于古人心識孟子于時人中識韓愈是亦孟韓之徒也而謂其甘心臣賊乎况云皆殺之北夢瑣言為信矣然

通鑑不載文人

李因篤語予通鑑不載文人如屈原之為人太史公贊之謂與日月爭光而不得書於通鑑杜子美若非出師未捷一詩為王叔文所吟則姓名亦不登於簡牘矣予答之曰此書本以資治何暇錄及文人昔唐丁居晦為翰林學士文宗於麟德殿召對因面授御史中丞翼日制下帝謂宰

臣曰居晦作得此官朕曾以時諺謂杜甫李白輩為四絕問居晦居晦曰此非君上要知之事嘗以此記得居晦今所以擢為中丞原注冊府元龜如君之言其識見殆出文宗下矣汝成案不載文人是也而屈原不當在此數諫懷王入秦係與亡大計通鑑屬之昭睢而不及屈原不可謂非脫漏也

